



在不惑之年里数星星

文 / 狼行拂晓

恍惚是一夜便到盛夏，所有的路途都变得简单。而我，期待一次风雨的洗礼。风雨果然在烈日炎炎之后如期而来，迅速将小城洗染得生机盎然。酣畅淋漓的风声雨声，大开大合。所谓飘风不终日骤雨不终朝，很快风雨便掠过山峦而去，只留下淙淙的水声，如同在轻笑着吟唱一首古老的歌曲。季节便轻而易举回到暮春的微凉。

值班的日子看到有朋友回顾三年、五年、十年或更长岁月里，每个对个人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而我的日子，似乎已经远离敏感纤细的年代，变得粗糙无比。甚至连友人也感慨地劝说，还是应该写一写吧，你的思考不应该停歇。是的，我的思考什么时候停歇了呢？是什么时候，对于形而上的，关于信念的，关于人生的，或者更多的发现生活在细微处给予我们的馈赠，而我的笔尖未能再记录呢？也许时日相催与俗事缠绕是一个理由，也许是与纤细敏感精致的情绪隔了太多。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都迫不及待地手指缝里溜走，而曾经难以想象的遥远的十年，都已经变得轻飘飘的了。“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说来千遍万遍，小人物的故事、大人物的传奇，记录时光只剩下某月某日阴某月某日晴，大概也就没有什么再记录的必要了。

有说：少年心事当拿云。果然，很多时候，少年才会有无穷无尽的心事；人到中年，是洗衣盆里搓起来的肥皂泡，在阳光下也许会有炫目的色彩，而底色，是浑浊的满目铅灰与一地鸡毛。大概，这才是生活本身。曾经难以接受的，都会接受；曾经难以忘怀的，也会忘怀；曾经难以驾驭的，也会学着试着一点点的改变、一点点的使力；这样，也许才当得起不惑年龄的不惑之心吧。

在下乡的路边，常常还会有一大树一大树的泡桐花。不知道是不是黄炎培笔下的高山四月桐花怒。但在四月里去往乡村，这些浅紫蓝的花朵，总是在烈日或风雨中开得汪洋恣肆，骄傲磅礴。这常常会让我凝望出神，让我从心里涌出来莫名的欢喜。也曾经在每一次车行山路的蜿蜒时，想大声地为路边崖缝里丛生的不知名的紫蓝色花儿礼赞。在岩石裸露的瘠薄土层上，这些簇生的紫蓝色花朵，如同晕染开来的微笑，告诉我这有别于故乡的春天。春天如针的毛毛细雨，雨后漂在秧田里兜兜转转的李花花瓣，似乎一夜之间涨起来的溪水，在石棉，都是难以看见的，更别说鲜黄色的栽秧花、深玫红的荆棘以及大大小小颜色或深或浅的蔷薇了。

本地很少带香味的花朵，除了黄果柑花儿开放时候的花香。枇杷、核桃都是不带香味的，三角梅灿若云霞，大山大水，无香有情。

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总会从逼仄的楼群顶上，看见满天的星光，在墨蓝色的天幕上闪烁着，盛大而静默。这到底会让我想起幼年晚上，村边的水井里倒映出的月色以及星光，以及月色下明晃晃的人影，竹影，小狗跑过的影子。让我想起很多年的友人，我们在楼顶顶着星光漫谈着未来，在月牙泉的沙丘和呼伦贝尔无边无垠的大草原上，并肩看见过的满天闪烁。我们都喜欢星星，喜欢神秘的星空，喜欢仰望中，目光的最远最深处，似乎墨蓝到漆黑的星空，给我们的全部力量。所有的一切，所有的。毫无例外，都会在宇宙中成为另一种能量。纵然把字刻在石头上，也只能保存十万年。

而在此刻在此时在此地，给时光以生命，给每一段日子以最闪亮的色彩。

这便是我们辛苦恣睢的全部意义所在了。

目录

CONTENTS

05

棉城故事

关于石棉的五种记述

金罗锅的传说

文 / 杨献平

整理 / 白文平

14

藏彝走廊

木雅婚俗

王岗坪《鉴察碑记》

文图 / 周万任

文图 / 余超

24

发现之旅

沫水河畔，行者绘山水

文 / 李丽

绘画 / 赵智勇

32

文海拾贝

学骑车

变脸

八爷和他的女人

宇宙爱情

泥瓦匠小传

闪小说集中营

文 / 崔立

文 / 刘万里

文 / 尚庆海

文 / 曾志辉

文 / 殷志学

48

沫水诗韵

美丽石棉，诗意行走（组诗）

蝴蝶记（组诗）

诗二首

在安靖坝，像植物一样慢（组章）

想入非非，或者，星星满天（组诗）

明月（外二首）

暗恋（外一首）

下落

乡村、爱情

早晨的风

晨跑的力量

春暖乡间

文 / 岳秀红

文 / 黄国焕

文 / 嘉州程川

文 / 赖杨刚

文 / 赵敏

文 / 陈克琼

文 / 帅静

文 / 彭家河

文 / 凌蓉

文 / 王春娜

文 / 杨洪

文 / 康茂杰

70

百花竞艳

从大渡河到夹金山

山楂树

我的晚茶情

故乡的桥

随想二则

我为什么不喜欢写了？

石中赋

感恩记心间

文 / 何文

文 / 静子

文 / 姜红伟

文 / 倪丽英

文 / 任相岭

文 / 刘学森

文 / 王炳清

词 / 田文蛟 曲 / 张艺凡

82

文化动态

- 我县举行“感恩奋进·携手圆梦”庆“五一”广场舞比赛
- 上海文史馆重走长征路采风团到安顺场采风创作
- 石棉县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胜利 81 周年暨第三届“体彩杯”自行车比赛



棉城故事

主管单位 中共石棉县委宣传部
石棉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主办单位 石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石棉县文化馆
编辑出版 《石棉文化》编辑部
地址 石棉县体育馆（625400）
shimianwenhua2011@163.com

编委会成员

顾问 曾令举 石章健
双志云 李权易

主编 袁久胜 彭春雄 彭晓东
副主编 姜成强

责任编辑 鄢晓兰
文字编辑 鄢晓兰 岳秀红 赖杨刚
校对 欧阳建梅 李巧凤
设计制作 成都龘品设计

准印证号 雅内印（2012）字第 71 号

斑斓夜色 摄影 / 鄢晓兰



关于石棉的五种记述

文 / 杨献平

途中

隧道是白昼的瞬间黑暗与失忆，也好像是强迫症的间歇性发作。灯光发黄，车子穿行的声音具有现代性与某种匆促之感。十多分钟，就过了泥巴山。对这一座山脉，几年前我就有所耳闻。川藏兵站部的官兵说，还没修通隧道的时候，泥巴山是川藏线运输车队的必经之路，因为海拔高，弯道多，路面窄和泥石流、塌方等自然灾害易发，他们在物资运输过程中，遭遇到了不少的险境，特别是那些壮烈的牺牲，生命的折断与猝然重击，使得每个人都心生恐惧，对泥巴山始终怀有一种无法表述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泥巴山隧道的开通，便捷倒在其次，许多生命不测因此而避免。

泥巴山主峰海拔 3300 米，垭口 2550 米。即使夏天，抬头也可以看到皑皑白雪，但更多的是缥缈云雾，这大地最好的舞蹈与遮挡，在石棉县显得最为经常和壮观。据不少摄影的朋友说，拍云来石棉是最好的选择。而在我看来，泥巴山似乎也是一道地理和气候的分界线。这一次正式去石棉，正是冬季，成都盆地虽然气温在 3 摄氏度以上，但在房间坐久了，总是会有一种冷，

似乎沾了冷水的钢丝一样，一点点将身体缠紧，进而透过皮肉使得骨头发出啞啞的碎裂之声。而泥巴山一过，可以明显觉得一种温热，像是温水一样慢慢地围裹上来。

地理是大自然最为神奇和妥帖的安排。几乎每一块地域，因为山川与江河，都会与其他地方有所区别。在我看来，从泥巴山开始，西南的气候便开始向云南递进了。过汉源县的九襄镇，高山围绕的谷地，城镇坐落在流沙河一侧，缓慢而起的山坡上像是一张阔大而紧凑的梯子。阳光骤然明亮，天空也呈现她本来的颜色，与成都盆地冬天的阴霾形成鲜明对比。置身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晦暗的心情也随之开朗起来。心里也想，这样的环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意味的隐喻，即：人在大地上始终为过客，住在低处，是为了基本的生存和更好地体验生的过程，而灵魂始终向着高处。高处是终极，尽管它在白昼看起来一切如常，但在黑夜甚至生命的黑夜里，却是混沌无限的，是无限的张开、照耀、俯瞰，也是永无穷尽的回收、释放、再造与衍生。

车子奔行，穿行在风中。我极其羡慕会驾驶车辆

的人，特别是女子。不仅因为自己没有那项技术。在我看来，不可控、奔行和飘移的物体都是危险的，我对人类的某些发明创造始终有不信任之感，有时候觉得徒劳。人本来是大地上的万物灵长，双脚行走应当是我们从始至终的本能和姿态。人为的工具虽然仍旧以大地为中心和起落点、匍匐地，但超越大地的行为，总是让人心不踏实。沿途，我问了一些情况，说一些典故。开车的美女有所回答，车速飞快，但与群山相比，再快的交通工具也都显得癫狂、可笑、微不足道。

石棉县也坐落在两山之间，大渡河穿城而过。从环境上说，四川的每一个地方都是适宜人居住和生活的。草木繁茂，土质肥沃，种什么都可以生长，不用担心衣食。见到儒雅的王泽清和周万任先生。前者摄影和书法艺术雄峙一方，谦和若虚，后者以地域文化研究而颇费心力，收获巨大。聊天之间，也觉得，再小的地方，也有致力于文化艺术的人，他们的年纪可能很小，但对文化的痴迷与所下的功夫，在这个时代，不仅显得另类难得，也使得他们在增加自身文化厚度与广度的同时，也让一方地域的“灵魂”得到了持续的丰盈与健壮。

石棉之夜

入夜时分，在街上行走，可以见到彝族、藏族人。蓦然觉得，石棉县也算是一个混血之地，处在大渡河中游，贡嘎山南麓，接连泸定、康定、冕宁等地。县文管所的周万任先生告诉我说，石棉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不仅仅因为石达开在安顺场的失败和红军在那里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这一带始终是民族流徙与定居的走廊地带。不论是彝族还是藏族，他们在这里的文化和生活痕迹依旧隆重。他还给我讲了几个藏族和彝族土司的传奇故事，也说到了石棉县的一些民间风俗。我适才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大地上的往事越来越陌生，甚至对土地本身失去了关注和探查的兴趣。在这样的一个浮华的时代，人心已经慌乱、漂浮到了无视生存根本存在的程度。王泽清和周万任这样的文化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肩负了一方地域的文化精神传承的重任。

水声清澈，从寂静的街道一边升起，在两岸及其空中打着旋儿，进入到我的睡眠。这种情境，在成都

是不可能有的。城市就是人声及其那些工具的声音，还有铺天盖地的灯光以及各种各样的人工装饰。而在石棉这样的小城，人才可以与自然亲密接触，并且在自然的怀抱当中，感受到了人在天空和大地之间那种安稳与扎实。安然入睡。忽然看到一个怀抱孩子的男人，一身盔甲，头部留长发，领口系着红围巾，从逐浪排空的河水，向着我缓慢走来。我诧异，觉得不可能。因为，河流向来也是神灵的居所，每一个从中站立着走出来的人，不是仙人就是人的灵魂。

心中惊恐，我转身要走，却发现，身边也站着两个穿盔甲的人，一个手持长刀，刀锋在月光下闪着幽冷的光。另一个举着长矛，眼睛好像金刚。我知道自己身临险境，只好原地站立。也不知怎么着，那个抱着孩子涉水而来的将军已经走到我面前，眼神和蔼地盯着我好一会儿，然后才开口说，先生，这是我的孩子，现在托付给您！说完，那人便给我跪了下来。我大惊。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正要开口，旁边一人嗯了一声，瞪大眼睛，又晃了晃长刀。

倏然惊醒，一身冷汗。开灯，房间寂静，只有大渡河水发出连续的涛声。此时，是凌晨五点半。晨曦微现，在窗玻璃上，昭示着新一天的来临。拿出手机，我在网上搜到了太平军和翼王石达开的一些条目。细读之后，忽然发现，世上所有的失败，内讧是最普遍的根由，不论是一个政治集团，还是一个家庭、家族，甚至一个人。对于那段历史，写的人已经非常多了，复述没有任何意义。

我注意到，公元 1863 年的石达开才 32 岁。而此时的他，已经身经百战，在几次大规模的战争中，这个军事天才曾经三次击败曾国藩所部，曾国藩有一次



安顺鸟瞰 摄影 / 王泽清

还跳河自尽未果。就当时的局势来看，倘若太平军内部不发生矛盾，主要将领之间不相互屠戮，还像起初那样精诚合作的话，尽管有曾国藩等能人良将，清朝也未必再可以苟延残喘。我还注意到，石达开是太平军阵营中最具有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的。当他带着自己的部队辗转至此，尚还有十多万兵力。尽管命运至此，但安顺场不应当是石达开折戟沉沙、束手就擒，人生的终曲。可历史和事实就这么吊诡，一个豪杰与战将，却在这偏远的峡谷与大河之间就此被时间掩埋。这太令人惋惜与不解了。

安顺场

英雄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战场和牺牲。而事实上，许多的英雄、壮士、良将、能臣不是死在劲敌手中，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之下。带着对石达开的种种情绪，在日光浓烈的清晨去往安顺场。到近前，我才发现，当时挡住石达开大军的大渡河居然狠狠地收缩了，曾经磅礴的身段，即使不用船，涉水也可以渡过。王泽清先生说，据当地县志记载，1863年5月，石达开大军到达这里后，先是安营扎寨进行休整，原因有两个：一是大渡河水势平缓，对岸并没有多少清军，危险系数不大；二是石达开的一个夫人在此生产，军中一个相师说，此子将来一定是九五之尊的真命天子，石达开高兴，便下令部队休整，并庆祝王子出生。

无论哪一种事物，处于困境的时候，如果不顺势而为，遵从自然法则，适应当时具体的自然和人文情势，整个事件和命运必定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逆转。正在石达开大军懈怠的时候，天公不作美，夜里暴雨狂泄，河水暴涨，石达开多次组织将士强渡不成。下雨偏逢屋漏，驻扎在竹马的彝族土司嶺承恩趁机烧掠了石达开囤积在马鞍山上的粮草，使其军心大乱；驻扎在今安顺场右侧山坡上的另一个土司以大炮滚石，隔河与石达开对峙。石达开数次派人与之交涉，该土司不为所动。四川总督骆秉章带军赶到，在对岸陈兵布防，并派出官吏，劝降石达开。石达开为保全全军性命，决定投降。

一代猛士与战神，为了属下将士而甘愿投降。石达开的这一悲剧，让我想起了在漠北战场与匈奴主力苦战八昼夜，最终甘愿就擒的李陵。两人虽然相隔了

1700多年，但他们的这一举动，同样的震撼人心，令人心生敬意。周万任先生说，石达开投降的时候，有两千将士不愿被遣散，他们是石达开从广西带来的亲兵。在此危难时刻，这些将士甘愿跟随主将去赴死，这种将士同心同命的悲壮，在战场上极少见到。可是，行至半路，骆秉章即违背协议，将石达开属下二千将士悉数屠戮。到成都，面对审讯，石达开慷慨陈词，使得骆秉章等人哑口无言，不久，被凌迟处死。

参观安顺场陈列馆，看到红军在此渡河、成功突破敌军封锁的诸多老照片。心想到：其实，历史看起来是重复的，但某些细节往往会出乎想象，甚至不合常理。据说，工农红军到此，刚驻扎，毛泽东去拜访隔壁的一位老先生。在昏暗的灯光下，老先生咬着烟杆，一再地对他说，此处不可久留，早渡河为吉。红军再次兵分两路，均实现了战斗计划，为后续转移的红军打开了通道，也使得红军避免了重蹈石达开覆辙的危



蟹螺堡子 摄影 / 王泽清

险。

站在河边，对面山坡上草木繁密，颜色青青，河水在宽阔的河道中只剩下一个瘦削的身影，泱泱而动，但早就没有了那种气吞万里的凶猛与奔放。发生在这里的两场重大历史事件，总是给人无限的猜想。但时过境迁，后来者再怎么想象，也难以与当时的实际情景吻合。人和万物，周而复始，从这一个时空到另一个时空，情境基本雷同，但每逢重大时机和节点，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往往会凝结巨大力量，既而撬动整个事件，迫使它走向另一个方向。石达开和中国工农红军在安顺场的不同结局，充满了历史的悖论，也有着命运的玄机与诸多可以猜想的可能。

蟹螺

这个名字也让我惊诧。离开安顺场，思绪还没有从石达开和工农红军身上挪开，便又陷入到了另一种惊喜之中。在写作《梦想的边疆——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一书的时候，我了解到，安史之乱后，唐和吐蕃曾订立条约，其中，西南便是以大渡河为界。斯时，吐蕃的势力扩展到了云南以及云南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如缅甸、老挝、越南等等。这个庞大的帝国，也像匈奴、蒙古一样，不惟是一个部落和民族组成，还有其他被他们征服并被驱使的民族。

由此我猜测，石棉县的蟹螺藏族，大致也是斯时被吐蕃派驻在边境地区戍边的某一个弱小民族呢？抑或是吐蕃和其他民族通婚之后，又衍生出的一支新的民族和部落呢？从我有限的民族流变知识判断，上面的两个说法都是成立的，也是可靠的。好像周万任先生还提出过另外的观点，他在石棉县专职从事考古和文化研究保护工作，他的话，应当是最有发言权的。然而，时间沧桑，大地上的人群总是在融合，不管以战斗和征伐的激烈暴力方式，还是团结和睦之后的自发通婚，都是人种演变迭生的基本渠道。

蟹螺藏族村接近山地，房屋大都是石头建筑。其中有一座碉楼，据说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种建筑，在藏区，或者说山区地带是较为常见的。它不仅居住功能显著，同时还具有防御功能。四面的墙壁上，分别留有瞭望孔或者射击孔。从外面看，这种军事防御设施丝毫不起眼，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进到其中，第一层是用来圈养牲畜的，如牛羊和猪狗鸡等，二层、三层住人，四层为祭祀所用。从里面看，才发现，那些射击孔和瞭望孔其实都很宽大，看外面异常清楚，附近的一切都尽入眼底，内部是一个较为宽敞的平台，放一张弩机或者轻松射箭、打枪，都没有任何问题。

关于祭祀，苯教、道教、巫师，这些神秘的事物和行为，我一向觉得，每一个民族都有这种传统，汉族也不例外。伟大的《易经》也记载了大量的卦辞。在漫长的农耕和游牧时期，以巫师沟通天地人神，治疗疾病，传达某种意志，都是一种经常的甚至深入骨髓的文化行为。巫师作为人神合一的载体，他们始终扮演了大地人群与上天神灵之间的使者的角色。巫术可能是一种伪科学，但这种伪科学可能是科学的原始

雏形或者触发点，正如弗雷泽《金枝》所说：“巫术或科学都当然地认为，自然的进程不取决于个别人物的激情或任性，而是取决于机械进行着的不变的法则。不同的是，这种认识在巫术是暗含的，而在科学却毫不隐讳。”

沿着村后的山道，周万任先生带着我去看蟹螺藏族的墓葬。大都是在某个大树下面倒插一块形如男性生殖器的石头。一家占据了一棵树、一个位置，其他人便不可再占。从树的年龄上可以看出，哪一家迁徙到这里更久。周万任还说，蟹螺藏族是一个极有意思的民族，他们自述说是沿着山脊迁徙而来的，也有的说，他们的先祖或许是逃难而来的。事实上，对于久远的往事，哪怕是祖先的来历和出处，我们很多人都是茫然的。这种茫然显然是时间造成的。当然，文字的记载功能远比口口相传更具有可靠性和神圣性。换句话说表达的话，那就是，无论是一个国家、民族，还是一个家庭和个人，把自己在大地上的生活经验诉诸于文字，当是一件令人欣慰，有历史意义的文化传统和精神继承。

石棉

在石棉两天，于城镇和山川之间，我感受到了一种散漫于大地上的自由。王泽清、周万任等人还带我去看了位于县城右侧半山坡上的旧土司衙门。当然已经很残破了，而且置身于大片的橘子树当中。途经时候，我才发现，橘子也是要喷洒农药的。一个中年妇女告诉我，不喷药虫子吃，还有其他病虫害。我感到沮丧，空气和大地已经不是从前的了，人为的事物攻占了我们和我们所热爱的一切。

土司衙门虽然被置于荒地，但威势尚在。自古以来，官衙从来就具备威慑的力量。人们在制造皇帝和臣子，乃至各级行政的时候，就把防止民众反抗作为



天塹变途 摄影 / 戈勇

首要任务，在各个方面加以体现。在他们看来，民众不仅愚昧，而且崇尚暴力。由此，我们可以说，以暴制暴是人类的一种传承不懈的本性和能力。从门口的石狮子等残留物来看，当年在此为一方最高行政长官的土司，也是相当显赫。不仅在朝廷中拥有威望，也在当地有着至高无上的特权。

第二天上午，我又结识了一些当地的诗人和作家，赖杨刚、岳秀红、鄢晓兰等。在聊天当中，我说了自己的两个观点，一是对于我们庸常的生活来说，文化艺术才是真正喂贴心灵，照亮精神和灵魂的。一个小地方有诸多的文人，那么，它就是丰厚的，其厚度和广度，也肯定会无限增长。第二，以文化艺术的方式去展现和挖掘、记录和表达一方地域的民众和自然、社会的变迁，并且力求发现时代背景下的个人生活和各种精神困境，以时代的个人经验和个人的时代经验进行艺术性和典型化的创作，自有其价值和意义。经济是手段，文化才是灵魂。经济解决的是当下的肉身层面的问题，而文化艺术解决的却是心灵和精神问题。一个讲求此时我在，一个留诸于后世。不可同日而语。

回程车上，我还从资料上看到，石棉县据说是诸葛武侯七擒孟获的地方，现在境内的彝族大都是孟获的后代。但作为县级行政区的石棉，设立的时间很晚，命名为石棉，也是因出产石棉而得。从这一点来看，

这个县也是带有浓烈的时代意味的。工业化不仅是一场生产的革命，也是一次人对人的强力篡改，包括人和大地事物的各个层面。

与其说人被人裹挟，不如说，人被自己的发明创造一次次深度革新。技术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在摧毁人的本能。在石棉乃至诸多的乡野，我时常有一种身心安妥的感觉。人到一定年龄，才发现，年轻时候追求的东西，都是不惑之后要极力摆脱的。我时常想，如果有一个可以安妥的人，我宁愿放弃在城市的生活，转而回到农村，过简单的生活。可是，长期以来，我们许多人，高层和基层的，都对乡村太过鄙薄了，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搬迁到城市当中，如医疗和教育，倘若这两个方面城市与乡村同步，谁还会用那么多的辛苦和苦痛向着城市打拼呢？

可一回到成都，我的这种心态就消失了，那种居于城市的麻木的优越和自恃就又卷土重来。在深夜街灯下，步行回家，我觉得自己的肉身渐渐加重，石棉所给我的短暂的轻盈之感迅速被雾霾和嘈杂代替了。进电梯时候，我忽然自语了一声“石棉”。我不知为什么会这样，但也觉得，叫一声石棉，除了怀想，也许还有另一种连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感觉或者某种寄寓吧。



石棉全景 摄影 / 黄刚



楠垭河畔 摄影 / 黄刚

金罗锅的传说

我听到古人讲的七擒孟获，孔明在石棉把孟获打败了，逮到孟获又把他放了，孟获还是不想投他，就跑了。但是粮草不足，只好朝里面跑，走到彝海子大桥上时，人们已经饿得没办法了。只见一个老头在那里装起一锅稀饭，过一个人就吃，由你吃饱，但还是吃不完。有很多人就吃好多，孟获万把万人，过完，饭就刚刚吃完。孟获就给老头说：“我被孔明追来，粮草不足，干脆你把这个锅拿给我。”老头不干：“这东西是我的，你咋个要给我拿去呢？”两个就争起来，孟获争不赢这个老头，就喊些兵把老头按倒抢，这个老头没有办法，把这锅提起来甩到彝海子里去了。这个老头也不见了。孟获叫人下彝海去捞，始终捞不起来。孔明追来追去，又把他擒到，孔明说：“这是第

七次把你擒到了，你的城我也破了，我看你这回还朝哪里跑？你如果这回再不投降，我就把你杀了。”孟获心里想：我是不如孔明，我再不投降他也不行了，将来我性命都难保，干脆实心实意投他算了。

投降了孔明，就给孔明说：“先生，你擒到我，我也心服口服了，我没有啥子贡献，送你一个东西。”孔明说：“你送一个啥子东西？”他说彝海子里一个金罗锅。

“我又咋个拿得起来呢？”

“你有这么多人，你挖嘛，你把海水放干，你就拿起来了。”

孔明说：“你说这个是啥子意思？”

他说：“先生，上次你来追我，我走到彝海时，

一个老头用罗锅煮一锅稀饭，我万把人过一个添一个来吃，一直到我的人过完，饭就没得了。我想要他这个锅，他又不干。我去跟他争，他就把它提起来甩在海子里去了。那海子哪个拿得起来？要拿得悄悄的。走那里过，谈话大声了，黑风黑雨的就要来，还要落雪蛋子。任何人走过那里都要轻脚细爪的，我给你说的就是这个宝贝东西。”

孔明就想：既然孟获有这么多人吃饭都够吃，肯定是个宝贝。干脆我把这个海子的水放干，放干了这个宝贝就可以拿起来。他就派人去挖（现在彝海子都有一个海口）。他头天挖来，刚刚挖到海子的水，他说：“我明天再来挖”。第二天去看，挖的壕沟又长满了。挖了半个月，同样头天挖了明天又长满。孔明又想：这东西是宝贝，我没有这点命，得不到这东西，得不到算了。

后来有一个收宝的，走那个地方过，就问当地人：“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人坐月子了？”，他们说：“是的”。他就问在哪里，他们就指给他看了。

收宝的就去找到坐月子家的男人说：“我到你家来买一个东西”。

“你买啥子东西？只要有，我就卖给你，没得我就没法了。”

收宝的说：“肯定有。”那家男的就说：“你到底买啥子东西？”收宝的问：“你家屋头的是不是坐月子生得有一只手哦？”他说：“是的，有这个事情”。那个收宝的说：“我就要买这只手”。那家男的问：“你买来做啥子啊？”收宝的说：“这是一只神手，彝海子的金罗锅非要这只手才能拿得起来。因为金罗锅下去，有两条金龙把它盘到的，任何人去都不敢靠拢，非要这只手才能拿得起来。”那家男人说：“对嘛，我卖给你。”收宝的说：“我还有事耽搁，要一个月才回来，我先交点定银给你，过一个月我就回来拿。”

那个人想的是：这只手已经四十天了，再过一个月就有两个多月了，神手就老气了，就有力了，打得赢金龙了。

收宝的走了以后，那家男人就想：你都要买神手去拿这个宝贝，我自己不晓得去整啊。

第二天，他把神手丢到海子里去。刚丢下去就看到海子里的水涨起来了，看到看到水涨来要漫坎坎了，只见那只手把金罗锅提起来举在海子中间，但他够不

着，金罗锅又落下去。连提三四回都接不够。他在坎坎上，金罗锅在海中间，他咋个接得到哦？他又不敢下水，一会儿这只神手就累死了，金罗锅就落下去了。

神手浮起来，浮到边边上来，他就把神手拴起来抱起，心想等那个收宝的满一个月回来，我还是卖给他算了。

满了一个月，收宝的人来了，一看到那只手就说：“我现在不买了”。那家男的问：“你咋个又不买了呢？”收宝的说：“你这个东西已经死了”。收宝的又说：“你当捞宝那么简单！捞宝时要准备五谷，先开起船在海边上等到，海子一涨过，看到神手把金罗锅一拿起来，要赶快把船推起去，用五谷打，打得龙不敢靠近船，你才把金罗锅拿得到手。你随便就想把金罗锅拿到？”那家男的只好把定银退给收宝的。就这样哪个都没有得到那个金罗锅。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采录于四川石棉县农场乡向阳村
讲述人：徐子贵男六十七岁四川石棉县人汉族初小农民
采录人：李银才
整理人：[白文平]
流传地区：石棉县



插图 / 孙久洪



木雅婚俗

文图 / 周万任

居住在松林河流域的木雅藏族因其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还保留和传承着木雅藏人诸多的传统文化，在他们的身上还能感受到木雅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神秘。但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其很多传统文化正在逐渐淡化或者正走向消亡。就拿其传统婚俗来说，现在已经很难再看到一场纯正的木雅藏族婚礼了。2016年2月14日-15日，我很幸运地参加了一场木雅藏族传统婚礼。这场婚礼是木雅藏族非遗传承人王学银按照木雅人传统婚礼仪式为其儿子王贵举办的婚礼。现将婚礼仪式全过程整理如下：

2月14日，筹备的一天。这一天，首先是安排婚礼分工，分工与汉族的习俗一致，将每个人要负责的具体事务写在一张红纸上，贴在院坝旁的墙上公示；其次是安排人采购婚宴所需的菜品，现在木雅人婚宴的饭菜和汉族没有区别，王学银家准备了鱼、猪肉、鸡等荤素搭配的菜品，做饭的厨子是邀请会做饭的木雅人担当；接着进行婚礼仪式所需的物品准备和安排接亲的队伍。王学银家儿媳是甘肃汉族人，如果按照木雅传统婚俗来接亲的话，路程太远会错过吉日，因此，其儿媳提前到石棉，住在县城的宾馆等，第二天一早接亲的队伍从堡子出发前往县城接亲。接亲按照汉族的方式，在县城租借花车和接亲车辆接新娘；最后是

邀请苯波法师前来做法，虽然王学银本身就是苯波法师，但按照木雅人的传统，今晚的法事和第二天的结婚仪式，自己是不能主持自己儿子的结婚仪式。王学银邀请了同门的师弟王德军前来主持婚礼仪式。

晚上，厨师进行婚宴菜品的准备，而苯波法师王德军则要给王学银第二天拿上山祭祀山神的物品进行熏沐和做法事驱除秽气。祭祀山神的物品有白公鸡一只、白山羊一只、荞麦米花一小袋、糯米一小袋、鸡蛋一个、柏香树片一袋、糌粑面一小袋、法铃一个、装有面粉并插有一块长方形肥腊肉的碗、海螺两个、几十张印有藏文和图案的白、黄、红、蓝四色的布、白酒一瓶、一个装有米并插有一根挂有红白黑三色布竹子的米升子（木雅人称为“ni di”）。仪式开始时，王德军手拿法铃坐在堂屋上把位处，十余位看热闹和帮忙的木雅人围坐在火塘周围，其中坐在王德军右边的木雅男子抱着白公鸡，坐在王德军左边的木雅男子端着一碗干净的水。王学银先将香笼里的香点燃，放在神柜左侧顶上。（神柜为木雅人传统的碗柜，柜子里面的第一层为祭祀神灵的祭台，其余放碗。王学银为了儿子婚礼的仪式，专门将碗柜从厨房中拆迁至堂屋中重新组装。）紧接着将几枝新鲜的柏香树枝放入火塘，待柏香树枝燃烧发出“啪啪”声时，王德军摇

动手中的法铃，口念“o so wo”，开始驱除家中秽气和敬神物品秽气的仪式，众人会跟随苯波王德军一起念诵这句经文。

念经开始，王德军念诵一段后，摇动手中的法铃，此时王学银则将祭祀山神的物品拿到火塘上方逆时针熏沐三圈。首先熏沐荞麦爆米花、柏香树片、结婚凭证（ni di）、糌粑面、龙达、法器“bi si”、装有面粉并插有一块长方形肥腊肉的碗、白酒、牵山羊上山的绳子。物品熏沐完后，王德军念一会儿经后，王学银从木雅年轻男子的手中接过敬山神的白公鸡，坐在王德军前面。王德军长声口念“jo o”后，结束熏沐物品的仪式。

接着王德军从火塘里捡起一块木炭，将放置在地板上的一块较平的石头拿在手中，边念经便在石头上画，待经文念到“pa luo luo”时结束，交给一位木雅男子拿着。然后将净水端过来，对着碗边念经边摇动法铃，念一段后，放下法铃。拿起碗中的树枝逆时针在碗中旋转搅动净水三圈后，向碗“fei”地吹气，共做三次。然后边念经边用树枝将水蘸起洒向自己的右后方、左后方、正前方、火塘，共计撒三十余次。跟着王德军面朝白公鸡念经，此时经文中出现了新郎王贵的名字。念完王贵的名字后，将碗中的净水蘸起，洒向鸡冠、鸡脖子。鸡冠洒了八次，鸡脖子洒了一次，共九次。洒得白公鸡不停摆头。洒完后，王德军端着碗继续面朝白公鸡念经。念一会儿后，又拿碗里的树枝蘸水在鸡的头上和自己的头上逆时针旋转一圈后，在一长声的“o”中结束仪式。将碗交给刚才拿石头的木雅人，这个木雅人接过碗后，倒一些在火塘后，从火塘中拿起未燃尽的柏香树枝，并将石头拿起，口吼



苯波王德军坐在上把位给白公鸡作法

“o ho ho”跑出屋外将水倒掉，将树枝和石头扔掉，代表将秽气祛除，围坐在火塘周围的木雅男子也会一起吼“o ho ho”。随后，王德军口念几句经文后结束今晚的仪式。

第二天早上7点30分，王学银带领着敬山神的队伍出发，前往堡子后山山梁上的神树林敬山神，女人是不能上山参与的，所以队伍全由男性组成。一人抱着白鸡，一人牵着白山羊，一人背着上山所需物品，前往堡子后山王家祭祀山神的祭台，亲自为自己的儿子举行敬山神仪式，其亲家公也参加了仪式，负责抱白鸡公。敬山神，木雅人称为“敬山王菩萨”。即上山敬天、敬地、敬山神、敬祖先、敬师父师爷，告诉他们自己的儿子要结婚了，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庇佑，让儿子家庭幸福、子孙发达。同时要在山神面前祭“ni di”，这样才有效，才能成为结婚凭证，中午的婚礼仪式才能进行，才是合法的夫妻。

“ni di”是将红、白、黑三色布栓在一根竹子上组成，不仅是木雅人的结婚凭证，也代表着木雅人的财喜。每个木雅人结婚，都必须准备，是婚礼的见证物。过去“ni di”的准备是男方家出竹子，女方家出布。现在已发生了改变，全都由男方家准备，男方家就将布系在父母的“ni di”上，代表一种传承。“ni di”为什么要用三色布和代表财喜呢？有这样一个传说：以前木雅藏人家的财神吃东西很厉害，家里面的媳妇觉得财神吃东西太厉害，一不小心说错话得罪了财神，财神生气走了。来到汉族家，正好汉族家正在收谷子，财神就问汉族家的老婆婆要吃的，老婆婆请他吃了，但是他吃东西确实厉害，把一天的收成全部吃了。老婆婆很生气说：“这么多的粮食都被你吃了，我们还有这么多人没有吃的了，咋办？”财神说：“婆婆，你放心，你回家重新做，把这么收谷子的人请到你家吃，我能够给你家进财。”待饭好他们去吃饭时，财神就施法让这个汉族婆婆家的收谷子的半桶装满了。汉族老婆婆觉得这个人厉害，居然可以变出粮食，知道是神仙，就悄悄用铁链子将财神的脚拴住，防止他跑了。

过了一段时间，藏族家的媳妇家里面的粮食吃完了，就想起财神了，就去请财神。财神告诉她：“脚被拴住了，走不了了，你实在是要请我呢？我将身上穿的衣服的布扯下来给你，你拿回去，有需求时就念经，我会赐福给你的。”财神便从怀里扯下红、白、

黑三色布给藏家媳妇。从此以后，木雅藏人使用红、白、黑三色布代表财神，需要招财时就拿出来祭祀。这三色布在结婚和晒唐卡时都会拿出来祭祀。

敬山神队伍到达堡子后山神树林专属于王家的祭台后，先在祭台前的空地上烧一堆火。接着王学银将祭祀山神的物品拿出来放在祭台上，将结婚凭证“ni di”插在祭台顶部。

随后拿出糌粑面开始制作朵玛，朵玛需制作两个。首先做敬献山神的朵玛。王学银取一小部分糌粑面，在手中捏成上尖下粗的圆形，在顶部撒一些白面粉，代表神山，放在石板上。跟着取四小块糌粑面捏成圆形，代表鸡蛋，放在之前捏好的神山的顶部四周。紧接着做一个圆锥形朵玛，并将法器“bi si”上代表寺庙的图案印在上面，代表寺庙，放在代表神山的朵玛前面。再捏12个小圆锥形的朵玛，印上将法器“bi si”上的鸡和羊的图案，羊和鸡分别印6个，告知山神我敬献的重要物品有鸡和羊，木雅语称这个朵玛为“ya luo



敬献给山神的朵玛

luo suo”，放在代表寺庙的朵玛前面。最后，再用糌粑面捏一长条形，将法器“bi si”上木雅称为“ge si dei ji”的图案印在上面，放在印有鸡和羊的朵玛前面围起来。献给山神的朵玛做好后，还要做献给邪祟的朵玛。王学银从右边不远处的一棵树下，捡起一块石板放在祭台上。然后开支制作朵玛。用手捏五个圆锥形的小朵玛，将法器“bi si”上的一对人形图案印在朵玛上。然后把两个小朵玛底部捏在一起，共捏两个，放在石板上。跟着做一个酒杯（木雅人称“mai mi”）放在前面，祭祀时用于装敬献的白酒。再制作两个长条形，印上九个手指印，称为“nai qie”的朵玛放在两旁，“nai qie”的制作需先用手捏一个一头大一头小长圆形的朵

玛，然后放在手将五个手指印在上面，接着再用拇指、食指、中指在较大的一头捏一下，将三根手指印在上面，最后再将小拇指印在朵玛中部，这样祭祀邪祟的朵玛制作完成。王学银将朵玛端到祭台右侧边距离约5米远的一颗大树下放置，并在上面撒一些荞麦米花。

祭祀的所有朵玛制作好后，王学银在祭台上方的小孔内将香点燃，木雅男子们在火堆中放入檀香树，王学银转身面向火堆摇动法铃，口念“o so o”，开始诵经，祭祀山神仪式正式开始。

首先熏沐祭品。木雅男子会将祭祀物品逐一拿到火堆上逆时针进行熏沐，先熏海螺和白鸡，再熏白公山羊，最后熏沐敬献的物品酒、荞麦米花等。熏沐完后，王学银继续站在祭台前念经，其他木雅男子在一旁将印有藏文和图案的四色布的“long da”挂在山竹上，用山竹插“long da”是希望后人如山竹一样发展的多。四色布悬挂的顺序从上到下为：白、黄、红、蓝，白色代表山神。黄色代表介于山神和陆地神之间的神灵（王学银称之为“半仙”），红色代表陆地上的神，蓝色代表水神。

其次是安慰邪祟。经念完后，王学银从火堆里捡起一根燃烧着的木材，来到位于祭台正前方不远处的一块称为“gong du mu guo”的长条形石块处，这块石头代表了邪祟。在正式祭祀山神前，需将邪祟安慰好，让它们不要前来打扰敬山神仪式。王学银一边在石头上画米字形，一边念经文。最后口念“pa luo luo”，双手拍三下，并用拇指和中指打一个手势，表示将邪祟打到九霄云外去了，结束安慰邪祟仪式。

紧接着开始祭祀山神。首先是举行安放文书仪式，安放文书就是将敬献的山神的朵玛经过念经作法后，放置在祭台背后山坡一块石头上。王学银站在祭台前边念经边摇动法铃，念一会儿后，抓一把荞麦米花在空中，吹三口气后撒向祭台。然后将供奉给山神的肥腊肉扯下四小块，边诵经边将肥腊肉抹在插在祭台顶部代表神山的四块石头上。最后口念“oh yang kuai、yang kuai”，抓一把灰面撒在四块石头顶部，结束仪式。此时两位木雅男子会站在祭台左侧吹响海螺。海螺号声响起后，王学银又边念经边抓荞麦米花撒向祭台。撒三把荞麦米花后，拿起法铃边摇铃边诵经。念完经后，王学银端起放在祭台上敬献给山神的朵玛，口念经文走到祭台后面山坡上一竖立的石块处，将朵玛放置在

石块上面，放文书仪式结束了。

紧接着，举行敬献鸡蛋仪式。王学银将祭台上的鸡蛋拿起来，扯一点肥腊肉贴在鸡蛋上面，右手将鸡蛋举起，口念经文给山神敬献鸡蛋，鸡蛋敬献完后放入烧香的小孔中。敬鸡蛋仪式结束，此时两位木雅男子将制作好的三根插有“long da”竹子和一根新鲜的青杠树枝插在祭台上。插青杠树是因为此树为常年青，将其插在山王菩萨上，是希望山王菩萨保佑其运气常年好。

跟着举行敬献白公鸡仪式。王学银在火堆中捡起一根燃烧着的树枝拿在右手，左手拿着敬献给山神的肥腊肉，让其外孙将白公鸡抱在怀中站在祭台前面。王学银边念经边拿树枝在白公鸡的头上逆时针旋转，旋转三圈后，又在其外孙的头上再旋转三圈。然后将树枝扔回火堆，扯下一小块肥腊肉贴在鸡头上，并撒一点点面粉在肥腊肉上，口念“yang kuai 、yang kuai”，表示给鸡作法的仪式结束。紧接着，王学银用右手扯下鸡背上的毛，面朝祭台将鸡毛举向天空诵经。前后要扯五次鸡毛并不停念诵经文，念过经的鸡毛要放在祭台前的孔中。此时帮忙的木雅男子将栓有“long da”的绳子拴在山王菩萨和背后树上，将他们连起来。敬献白鸡的经文念诵完后，王学银扯下两根翅膀上羽毛插在“ni di”的顶部。然后将白公鸡交给旁边的木雅男子宰杀，。口念“o hei 、o hei”，将鸡血淋在祭台上代表神山的石头上，王学银站在一旁诵经。给祭台淋完鸡血后，木雅男子扯三把鸡毛撒在祭台上，拿着白公鸡走到祭台后面的树林中挂有经幡的树下走一圈后，将白鸡从山上扔下来。然后将鸡翅膀上的毛扯下一些插在要带回家的“long da”的竹子的顶部，将鸡解剖，把鸡心、鸡肾、鸡脚放入祭台烧香的小孔中，此时敬献白鸡仪式结束。

敬献白山羊仪式开始。木雅男子将白山羊牵到祭台前，先将拴在羊头上的黑白绳子解开重新捆绑后，牵着羊站在王学银旁边。跟着王学银从火堆中拿一根燃烧着的木柴，面对山羊开始念经作法，在羊的头上逆时针旋转五圈进行熏沐。紧接着抓一些糌粑面边念经边撒在羊头上，口念“o yang kuai 、 yang kuai”后结束。然后用刀割几根羊背上的毛，举在手中诵经，前后要割三次羊毛、诵经三次，念诵过的羊毛放到祭台上。给羊诵经仪式结束后，王学银在栓羊的绳子上

打五个结，这五个结代表了夫妻间产生矛盾后的“赌咒发誓”、与官家产生矛盾后的“赌咒发誓”、与亲戚朋友产生矛盾后的“赌咒发誓”，与喇嘛产生矛盾后的“赌咒发誓”，这些咒怕影响今后自己孩子的幸福，所以需要山神面前诵经做法解咒。王学银左手举起绳子，右手抓一把荞麦米花，边念经边将荞麦米花撒向祭台，念完经后，用右手将五个结全部解开。跟着在祭台左侧空地上搭建三个石板，石板的搭建使用树枝支撑小石板。搭好后，将羊牵过去把搭建的石板全部撞到。

然后开始宰杀山羊。木雅男子按照木雅人传统杀羊的方式将其宰杀，将羊四脚朝天，给羊的口中撒一把糌粑面，用刀打开羊的胸腔，将手伸入胸腔，用手将羊心脏旁的动脉血管扯断，捧出心血撒在祭台上。待羊死后，抓一把糌粑面撒在羊的两只前腿、胸腔上，把羊的四只脚砍下放入祭台烧香的孔中。跟着王学银拿出敬献山神的酒走到敬献给格萨尔和“du kang”的朵玛前，边诵经边将白酒倒入糌粑面做的酒杯中，安慰格萨尔和“du kang”，希望他们不要断家中的财路。

将羊解剖后，还需把羊的胸叉骨、羊睾丸、羊心放在祭台上。把停留在羊胸腔中剩余的血抹在祭台前方代表邪祟的石头上，把羊肚子中的粪便也要全部倒在这个石头上，因为这个邪祟喜欢吃最脏的东西，它吃饱了就不会到家里去捣乱。将羊角砍下绑在祭台后树上，代表将一只完整的羊全部敬献给山神了。随后请上山的人烧敬献给山神的鸡和羊的肉吃。吃完敬献给山神的菩萨肉后，是给上山的小孩和木雅男子招魂祝福，他们跪在祭台前，王学银边念经边给他们的头、前胸、后背、手心、膝盖等处撒糌粑面，祈求山神保佑。招魂祝福仪式结束后，整个祭山神的仪式结束，准备下山。

下山前，王学银和一位木雅男子吹响海螺。吹三声海螺后，王学银将结婚凭证“ni di”从祭台上拿起放在肩上，木雅男子则扛起剩余的插有“long da”的竹竿和两根新鲜的青杠树枝下山，边走边念诵经文。走到堡子后面山梁上，能望见堡子的地方时，面朝堡子吹三声海螺。随后往山下走，走到堡子背后约 100 米处的一处祭台时，王学银站在祭台前边诵经边向祭台撒荞麦米花，另两位木雅男子则插三根挂有“long da”竹子和一根青杠树枝在祭台上，念诵一段经文后



苯波王雪银在山神面前给木雅小孩招魂赐福

小盆子组成。

王学银到家后，将“ni di”递给王德军，王德军将“ni di”放在肩上，安排一位木雅男子举着香笼，两位木雅男子吹海螺，跟着他给厨房门、堂屋门、房梁、火塘、碗柜、新郎新娘的房门撒糌粑面和诵经。诵经作法完后，将“ni di”插在米升子中作为新郎新娘的结婚凭证。而王学银则将带回家的青杠树枝和插有白、黄、红、蓝四色“long da”竹子插在房顶上。

室内作法的仪式刚一结束，新娘已到村口。新郎家安排与新娘同辈的男子将新娘背到院子里放下，由三位木雅妇女牵进门。这三位妇女要求没有生过大病，没有死过孩子，家庭婚姻幸福。新娘进门后与新郎见面，两人牵着手一同跪在仪式台的前面。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加之新娘为汉族人，所以一队新人并未穿着木雅藏族的传统服饰，新郎穿的是西装，新娘是红色的汉族新娘服。

苯波王德军坐在仪式台后的上把位处，手拿法铃准备开始主持结婚仪式。首先站在王德军旁边两位木雅男子吹响海螺，跟着新郎的父亲王学银在神龛上烧一笼香。紧接着王德军坐在上把位处边诵经边摇动手中的法铃，一旁的男子不停吹响海螺，结婚仪式正式开始。诵一会儿经后，王德军拿起“ni di”，边念诵招魂祈福经，边在新郎新娘的头上逆时针旋转三圈。然后在鸡毛上撒一点糌粑面粉后，将“ni di”插入米升

回家。

此时，另一位苯波王德军在新郎家堂屋里的上把位已经设置好婚礼仪式台。仪式台是一根长条凳上放置了两个油灯、一对海螺、1 升米、一个在碗边贴有三片肉并装有酒的碗、一瓶酒、一碗净水、一个装有糌粑面粉并插有一块肥腊肉的

子。接着拿起法铃，又开始边摇铃边诵经。经念完后，王德军端起装有糌粑面粉的小盆子，边念经边抓起糌粑撒在新娘新郎的头顶、额头、鼻尖、双肩、双手掌心、膝盖上。撒完后，吹响海螺祝福。最后王德军口念“yang kuai 、yang kuai”，抓一把糌粑面逆时针围绕新郎、新娘的头撒一圈后，结束招魂祈福仪式。随后举行喝交杯酒仪式，新郎左手端起放在长板凳中间盛有酒的碗，喝一口后递给新娘。新娘右手接酒，也是喝一口后递给新郎，双方都喝三口后完成仪式。紧接着王德军拿出两条红布，先放在口边诵经并吹三口气后，将红布系在新郎新娘的脖子上。

跟着，苯波王德军端起装有糌粑面的盆子，口中念诵含有新郎新娘的经文后，抓起糌粑面口念“o hei 、o hei”，撒向一对新人和参加结婚仪式的客人，吹海螺的木雅男子要不停吹响海螺。此时婚礼仪式进入高潮，在室内的木雅男女们一起欢呼“o hei 、o hei”，一边抓起糌粑向新人撒，也向在场的所有人撒，表示吉祥如意。婚礼仪式在相互抛撒糌粑中结束。接下来便请来参加婚礼的人吃饭。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开坛坛酒和对歌欢庆。



苯波王德军主持木雅人王贵的结婚仪式



鉴察碑记

邑西文崗坪，自前朝烟霧封鎖，無人開墾。逮我朝連開八九，不散雲霧。迨我皇同治己巳，諸神降像，刼運將至，難以避躲，生稟烟雲結繞，難以光明，神云惟：『皇經方可开山』。因請儒生誦經禮懺，烟瘴散，始而康興。鵬像禮、李子珍傳出聖言，創修庙宇，時邀胡金蓮、呂飛熊、張善人、劉廷璋等捐修庙宇一所，名曰：『鑒察只有』。諸神牌位並無神像越治。同治甲戌，黎光裕上庙獨認祀神耕種，庙基始悔，鋼刻神像，時值光緒丁丑，聖神付□，催塑裝刻，因思獨立難成，爰邀首等募化合坪。他鄉善士，各助錙銖。於今神像開光功圓告竣，勤碑誌命，刊刻善良是為序。漢安青雲、尤永亦敬撰并書。

黎光裕 蔡元興各捐小 陳興善各蔣廷咸各捐小 徐仕才

李永順捐□□百文 陳顯通 □百文 二人捐 吳錫福捐劉福興一百文 楊同錄

劉澤倫幫化 宋安福修庙门土地一尊 劉朝儀 钱朱林先捐小□百六十文 游金山

黄正清捐□□□百文 张大亮捐功德碑一块 宋時清 貳黄金福各捐 秦天祥

伍三元捐□□□文 劉代芝 捐小伍百文 黄秀山百 羅有章一 朱启達

游淳喜 李宗海 捐小三百六十文 黄河喜 四揚永高百 □□□

張正武捐□□百文 劉廷璋 各捐小三 劉澤湘拾 李□申廿 □□□

羅本元 捐川主一尊 繆宗梁 百廿文 唐世秀文 毛國銀文 □□□

劉廷璋 捐川主□一张 朱開懷 捐小三百文 劉開恒 捐小貳百文 李春亭 神像鋼匠 黎光裕

王岗坪位于石棉县挖角乡新桥村七组，海拔 2300 米，在此遗存有清代至民国时期土堆墓上百座、清代时期的房屋遗址 3 处、碑刻一通。这些遗迹中尤以碑刻最具价值，因为碑文反映了明清时期王岗坪的环境状况、开发史、民间宗教信仰等诸多信息，证明了王岗坪在古代确为古道上重要的驿站。

碑刻倒置于一处房屋遗址上，为青石磨平刻成，宽 0.65 米，高 1.4 米，立于清光绪五年（1879），为此地修建庙宇后所立。碑文为《鉴察碑记》，书写规整，刻工较细，全部为楷体，全文 18 行，现存 474 字。作者处由于风化严重只见“王”字。

碑文保存较好，大部分文字能通读，现辑录于后供研究者参考。原文无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文字风化者均以“口”代表。如有全文完整者，望加以补正之。

王岗坪《鉴察碑记》

文图 / 余超



沫水河畔，行者绘山水

文 / 李丽

滔滔大渡河，悠悠故乡情。

生活在沫水河畔的石棉人，对大渡河都有那么一份情愫，这条养育无数石棉人的母亲河，让人喜爱，也让人崇敬。

千百年来，沫水河畔，有一群行者，他们探寻着大渡河壮阔美景，挖掘着河畔人文情怀，也希望借助自己的手将母亲河介绍给更多世人。

在众多“沫水行者”中，致力于通过自己画笔展现大渡河历史人文情怀和自然景观的石棉人赵智勇只是其中一个普通存在。在他近 40 年的绘画时光里，他用孜孜不倦的求取精神，行沫水，绘风光，用画笔展示大渡河畔的山山水水。

展开一张宣纸，用镇纸轻压，取出画笔在研好墨的砚台细调。细细凝思一番，几笔简单勾勒，一棵大树初成雏形，再小心点缀，不一会儿，一棵核桃树跃然纸上……

窗外细雨绵绵，雨水朝着飘窗一路滴答，安静的小区因雨声些许喧嚣；屋内一室宁静，偶尔画笔在宣纸上小摩擦，也不足以打破主人家的悠然自得。

很多个喧嚣的雨天，很多个闲来无事的午后，赵智勇便这般把自己藏进画室，泼墨挥毫只为心中天地。

国画，古时称为丹青，乃我国传统绘画，也是赵智勇醉心 30 余年潜心钻研的艺术领地。

赵智勇与国画结缘，始于小学升初中那年的暑假。彼时石棉县文化馆举办了一期绘画兴趣班，让尚年幼的他国画产生浓厚兴趣。

那个时代，对于普通人家来说，艺术之路并不好走。赵智勇也深知生存是人类第一要务，要先活下去，才能谈追寻。

但无论何时，学画的念头从未在他心中动摇。

从在图书馆寻书自学到收集报纸刊载国画观摩，赵智勇凭着暑期兴趣班里打下的微薄基础，开始了长达 30 年的自学生涯。

那个年代，信息的传递远不如现代社会发达便捷，地处山区的小城石棉更是与经济发达地区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即使苦心钻研，也难以有所突破。

好在，时代不断进步，生活瞬息万变，网络成为时代主流，赵智勇有了更广阔的学习平台。

“天才都不是科班，但不是科班连龙套都跑不了。”在自学 30 余年后，赵智勇决心要在绘画上有所突破。

2013 年，赵智勇在上网浏览学习中发现，自己钟爱的几位绘画艺术家都曾有过在四川诗书画院学习深造的经历。这让他对自己的学画之路有了新的规划。

同年，已年满 47 岁的赵智勇自费报名参加了四川诗书画院中国诗画研修班，在四川省诗书画院专职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四川省中国画学会理事周裕国的悉心指导下，赵智勇对国画艺术有了更深层的感悟。

30 余年的摸索，赵智勇对笔墨早已熟稔，可论起绘画艺术中的画理，他却还是个半吊子书生。跟着周裕国认真求学一年后，赵智勇系统的掌握了绘画画理、技巧，国画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密不透风，疏可跑马，密中有疏、疏中有密……”如今，论起绘画要理，赵智勇信手拈来。

在经过一年的深入研修后，赵智勇的画技大为提升，绘画构图、搭配更有层次，他的作品也更富灵性。

远山如黛，近水含烟；小桥曲水、茂林修竹；隐约农舍，三两行人……赵智勇的画，多绘山水，再以人、屋点缀其间，颇有几分归园田居般惬意悠闲。画中的一树一石、一台一亭，皆是赵智勇心中对质朴、宁静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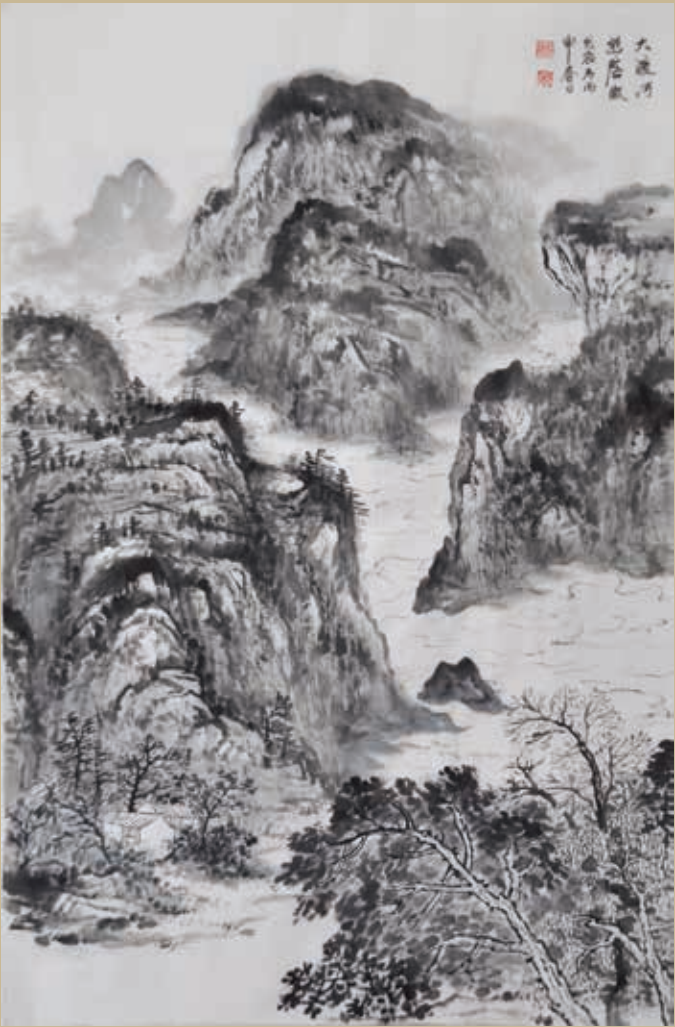
艺术之路向来漫长艰苦，绘画尤其是如此。国画讲求意境，而“意境”是画者感情的化身。画中意境，是中国画者用来拨动观者心弦的重要手段，考验着画者的智慧、视野和胸襟。

练技容易，炼心不易。“有生之年，一定要去北京走一遭，去中国山水画研究院开阔眼界，锤炼心境。”年届五旬，在学画之路上孜孜不怠的赵智勇又有了新的打算。这位钟爱国画艺术的沫水行者，誓要把家乡的山水绘进心中。



赵智勇，男生于 1966 年 8 月籍贯山西晋城

- 1985 年 7 月四川武警三支队书画作品展获得三等奖
- 2002 年 1 月石棉县迎春书画展获得二等奖
- 2013 年 10 月在四川省诗书画院周裕国研修班学习
- 2014 年 5 月石棉县廉政书画展荣获一等奖
- 2014 年 10 月四川省诗书画院建院三十周年书画展荣获优秀作品奖







学骑车

文 / 崔立

我上小学一年级了，吴娜仪是我的同学兼小伙伴。我们住一个小区，幼儿园读的是一个班，小学是隔壁班。课间休息的时候，我走到吴娜仪他们班外面的走廊里，喊，吴娜仪。吴娜仪听到我的声音，就从教室里走出来，说，张雪宸，是你呀。我说，吴娜仪，我真想和你一个班啊。吴娜仪就笑了，说，张雪宸，你会骑小自行车吗？我摇摇头，说，不会。吴娜仪说，明天我生日，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辆小自行车，做我的生日礼物。他们让我一定要好好学车。

放学的路上，我对接我的妈妈说，妈妈，你也给我买辆小自行车吧，吴娜仪的爸爸妈妈给她买了辆小自行车。妈妈瞪了我一眼，说，小自行车？小自行车有什么好骑的，不买不买。我很失望。一路上，我闭着嘴，一句话都没说。

晚上，趁着妈妈在洗澡的时候，我偷偷地给爸爸打电话，说，爸爸，你给我买辆小自行车吧？吴娜仪的爸爸妈妈给她买了辆小自行车。爸爸说，行，我给你买。我说，那你明天就可以给我送来吗？爸爸沉思了下，说，明天恐怕不行，我只能下个星期来看你。我知道，这是爸爸和妈妈说好的，每个月的10号和25号，他才可以来看我。我很无奈地说，好吧。

在去年的某一天，我的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离婚前，爸爸和妈妈，几乎天天都在吵架。家里像是天天在闹着世界大战。妈妈老是骂爸爸没出息，说，你看看人家，有车，有别墅，钱大把大把的，你再看看你，你说我怎么就嫁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男人呢！爸爸说，行，我没出息，那你有本事就去找有出息的男人啊！看他们是不是要你！吵完就摔，妈妈摔，爸爸也摔，

厨房里的碗，每次都逃脱不了被摔的命运，碗一摔到地上，就摔成一个个碎片，像我被摔成一片片破碎的心。每次碰到这样的時候，我就捂着耳朵，一个人快速逃回我的房间，把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再把头蒙在被子里。即便是这样，我还是能很清晰地听到他们吵架摔东西的声音，声声清晰无比的入耳。

我被判给了妈妈，说是妈妈更能照顾我。

第二天，是周六。

上午，我在家里看着电视，电视屏幕一闪一闪的。隐约，我听到楼下有人喊我的名字：张雪宸，张雪宸——我趴到阳台上往下看，就看到了吴娜仪，很潇洒地坐在小自行车上，朝我挥着手。我说，吴娜仪，等等我，我下来！我和坐在客厅还在看着手机微信朋友圈的妈妈说了一声，我下去了！就快速地往楼下冲去。

小区的水泥路面上，吴娜仪一脸微笑地坐在她那辆崭新的小自行车上。吴娜仪说，张雪宸，你看，我这车子怎么样？好看吗？我说，好看。我一脸羡慕。我说，过几天，我也有小自行车了。吴娜仪说，好啊，那我们可以一起骑车了。

接下来，吴娜仪就开始自己学骑小自行车了，我站在旁边眼巴巴的看着。这小自行车，看来还真不容易骑。吴娜仪两只手很认真地握住车龙头，却似乎怎么也握不住，总是晃晃悠悠摇摇摆摆的，像个调皮的不谙世事的孩子。

吴娜仪试着一只脚用力踩下车子的一个踏板，让车子能先滑行起来，另一只脚跟着踩下另一个踏板。但是不行，首先是那龙头，永远像是握不住一样，还有就是另一只脚，还没来得及及踩另一个踏板，整个车

子就倾斜着倒下来了。

我一直觉得吴娜仪天生具备的那种不服输的性格，在这一刻发挥的淋漓尽致。吴娜仪高昂着头，看着旁边的我，说，张雪宸，你信不信，我上午就能把这骑车学会了？我点点头，说，吴娜仪，我相信你，但你还是要小心点。吴娜仪笑笑，说，完全没问题。

刚才的一切，仅仅是热身。接下来，就是吴娜仪真正的学车了。

哪怕车龙头再是摇晃，哪怕另一个踏板再是来不及，吴娜仪都咬紧牙关，两只手可劲的握住车龙头，另一只脚快速地踩上另一个踏板。

当然，学车的过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吴娜仪连着摔了好几跤，把一辆崭新的小自行车摔得负了“轻伤”，而真正挂彩的，还是吴娜仪。吴娜仪的裤子都被摔破了，左腿上，擦破了一些皮，露在外面的白皙的皮肤上，有血微微地渗出。

我看着，真有些心慌，这学车还要出血啊，这也太吓人的吧。

吴娜仪似乎看出了我心头的怯懦，笑着说，是不是害怕了？我摇头，强作镇定。我说，没有，没有，这点算什么。吴娜仪朝我点了下头，说，这真没什么的。吴娜仪脸上带着无比的勇敢与自信。有时想想，吴娜仪在我的面前，真像是个战士。

读幼儿园时，吴娜仪说过的一句话，至今仍在我耳边回荡。吴娜仪说，你，张雪宸，你是我的姐妹，要是有个同学敢欺负你，我绝不会饶过他！这句话，有点吓人，但足以让我为之感动。

老天没有辜负吴娜仪。

慢慢地，吴娜仪可以在上面骑上几个转圈了，尽管车龙头还是那样的晃啊晃；慢慢地，吴娜仪可以在上面骑上更多几个转圈了，车龙头也不似刚才那样的晃啊晃；慢慢地，吴娜仪可以在上面骑着不倒下来了，骑得越来越自如，车龙头也变得越来越听话，毫无晃动感了。

吴娜仪下了车，满脸兴奋地说，张雪宸，我会骑车了。我给吴娜仪奉上了大拇指，说，吴娜仪，你真厉害。吴娜仪就呵呵呵地笑了。

等待属于我的小自行车到来的日子，像是一个煎熬。

过完一个周日，又是新的一周。周一、周二、周三、

周四、周五，吴娜仪几乎每个傍晚，都会骑着小自行车，在小区里转上几圈。当然，吴娜仪也不会忘记喊我一起，我去了两天。我不想去了，我站在楼上的阳台上朝着楼下坐在小自行车上等我的吴娜仪说，吴娜仪，我作业还没做完呢，我就不下来了。

说完口是心非的话，我从阳台上走进我的房间，走过客厅时，我看到妈妈还坐在沙发上，看她永远都看不完的手机微信朋友圈。我想说，妈妈，能不能让爸爸早几天来看我呢？话到嘴边，我还是没说出口。我太了解妈妈了，我要是这样说话，妈妈一定会朝我大骂一通，她会问我，看来你眼里只有你那个爸，看来你们爷俩是一路货色！如果弄得她再不高兴，她兴许就不许爸爸来看我了！摇摇头，我低着头安静的回了我的房间。

我的小自行车，是在这个周日下午送来的。我早早的就等在了门口，我算到了今天是爸爸要来的日子。我从上午就完全没有了心思，时刻听着门口可能发出的声音。我刚听到门有被敲响的声音，就迫不及待的打开了门。果然，真的是爸爸来了。扛着小自行车上楼的爸爸的脸上，满是笑容。爸爸说，女儿，你要的小自行车，我给你送来了，你看看喜不喜欢。我蹦蹦跳跳地跑过去，像一只欢欣雀跃的小兔子。我爱不释手地看着小自行车，我摸摸这，又摸摸那，说实话，我真的是太喜欢这辆小自行车，非常非常喜欢。我刚想说，爸爸，你能不能帮我把小自行车扛下去呢？我想下去和吴娜仪一起骑。

妈妈从房间里出来了。妈妈的脸色很冷，冷得像冰一样，爸爸脸上的笑容瞬时就被冰给冻结了。妈妈说，谁让你买这小自行车的？爸爸说，我女儿让我买的，怎么了？难道我不能给自己的女儿买小自行车吗？……他们俩，又很无谓的吵了起来，而且一吵就是那么没完没了，吵得我只想快点离开这里。

还好，此刻我有了小自行车。我把小自行车握在手里，我想靠着自己的力量，把小自行车弄下去。我打开门，很小心的把车轮放在楼梯上，很小心的一步一步的往下走。但这小自行车，真不明白怎么会那么重，我咬紧了牙关，我已经是用尽了全身的气力。在过又一个楼梯时，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小自行车还不慎倒在了楼梯上，所幸只剩两个台阶，不然非摔坏了车不可。我很小心的抚摩小自行车被擦掉的油漆，我用

力扶起小自行车，继续慢慢地往下挪……

终于，我气喘吁吁地把小自行车弄到了一楼。打开了一楼的大铁门，把小自行车推到了楼下。我擦了把额头上的汗，朝自己点了下头，这么重的一辆小自行车，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我推着小自行车，缓缓地朝吴娜仪家走去。到了吴娜仪家的楼下，我没有像吴娜仪那样，站在她家的楼下喊她。吴娜仪告诉过我，她家楼下的一楼大铁门，从来都是不锁的，我可以直接上去，敲2楼她家的门。

我把小自行车放在了吴娜仪家的楼下，我打开了一楼大铁门。我小跑步的上了2楼，敲了她家的门。几乎是在我敲门的瞬间，她家的门忽然就打开了，吴娜仪的妈妈，站在门口看着我。

我说，阿姨，吴娜仪在家吗？我想叫她和我一起骑小自行车。吴娜仪妈妈说，家里就她一个人，吴娜仪出去了，要过好一会才能回来。我满是失望地说，好的，阿姨再见。我又小跑步的下了楼。

尽管，吴娜仪的妈妈，说，吴娜仪要好一会才回来，但我还是希望，这好一会，能快一点的来到。

就在吴娜仪他们家的楼下，我像一周前，吴娜仪学骑小自行车那样，开始学习起来。我似乎碰到了和吴娜仪一样的问题，当一只脚踩上一个踏板，让车子能先滑行起来时，另一只脚却总是来不及踩上另一个踏板。还有，小自行车的笼头，也是像个调皮的不谙世事的孩子，完全不听管束……

在我还在骑着车的时候，因为正对着吴娜仪家的门，我很清晰的看到，门打开了，一个男人，从吴娜仪家里走出来。那个男人走出来时，还捋了捋头发，还理了理衣服。门关上了，男人下了楼，打开1楼的大铁门，径直就走向了一旁的停车场。男人手上摁了什么汽车的开关，一辆车子顺势地发出“滴滴”地声音。男人打开车门，坐了进去。车子缓缓地开动，缓缓地开出我的视野。

吴娜仪是在过了很长时间才回来的，这和她妈妈说的好一会很相符。吴娜仪是她的爸爸带回来的，她的爸爸还主动和我打招呼，说，张雪宸，你也骑小自行车了？我看了她的爸爸一眼，闷了几秒钟，我说，是。

吴娜仪对她的爸爸说，爸爸，你去上楼帮我取下小自行车吧，我要和张雪宸一起骑一会。吴娜仪的爸爸点了点头，说，好啊。吴娜仪的爸爸上楼了。很快，

吴娜仪的爸爸很轻松地扛了一辆小自行车下来了。吴娜仪的爸爸看着吴娜仪，又看着我，说，你们骑车，要注意周围的车子啊。吴娜仪和我几乎是异口同声，说，好。然后，吴娜仪的爸爸又上楼了。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我学了老半天，都没有学会骑小自行车。想想，那一天，吴娜仪学骑小自行车，一学就会，我却是怎么也学不会。

吴娜仪没有取笑我。吴娜仪还不断地在鼓励着我，吴娜仪说，张雪宸，你别急，慢慢的，你看哦，我觉得，你可能还是太性急了，你要自然一些……

我看着吴娜仪。我好像想起了什么，我说，吴娜仪，其实埋在被子里，还是能听到吵架声，还有摔碗摔各种各样东西的声音……

吴娜仪完全没听懂地看着我，吴娜仪说，什么？

我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插图 / 孙久洪



文 / 刘万里

吴小艺是我的闺蜜，无话不说。

单位组织去成都旅游，吴小艺兴高采烈，她说，“我要拜师学艺，学川剧变脸。”

我说，“刚好我有位同学的老师，就在川剧团，擅长变脸的绝活。”

吴小艺说，“好啊！”

从峨眉山回来后，在同学的带领下，我们去拜访了川剧团的老师。老师现场给我们做了示范，讲了一

些窍门和技巧，吴小艺以前上台表演过秦腔，有扎实的功底，所以学的很快，学会了简单的变脸。

回到西安后，吴小艺又被朋友引荐到剧团，客串了几次小角色，纯属于帮忙性质。

不久，某大单位为办年会，还邀请了好多企业的老板。为活跃气氛大单位重金邀请剧团，剧团人手不够，就把吴小艺带了过去。

年会上，吴小艺独自上台时，她大胆创新，把流

行歌和秦腔融合在一起，这种通俗易懂的歌词加上秦腔口音，顿时赢得掌声一片。在舞蹈动作和歌声的掩护下，随即她又表演了变脸的绝活，她的脸一会变绿，一会变红、一会变白……变了七、八张不同的脸，掌声随着她每次的变脸，一浪又一浪地推向高潮。

几个老板纷纷登台给吴小艺献花。

后来，吴小艺成了大忙人，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每次打电话，她总是在国外旅游。

不久，吴小艺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大老板。

一天，吴小艺约我去她家做客。她是开着宝马车来接我的。她家的别墅好气派，欧式风格，还带游泳池，客厅装修豪华，金碧辉煌，我非常羡慕。她带我参观了她的房间，客厅还装有电梯，直通三楼。我咋着舌说，“这套别墅价值好几千万吧？”

吴小艺笑着说，“只多，不少。”

我又问，“你老公呢？”

“忙他的生意，全国到处跑，很少回家。”

我在客厅的沙发坐下，她喊道，“保姆，给客人倒杯茶。”

一个上了年纪的保姆给我倒了一杯茶，她看上去50多岁，目光怯怯的，不敢看人。老保姆倒完茶，走到一边去了，随时等候吩咐。

“保姆，给客人削个苹果。”

老保姆走了过来，一脸谄媚和惶恐。

老保姆削苹果时不小心把手划了一个小口子，血流了出来。

吴小艺说，“你怎么这么笨，连个苹果都不会削？”

刚好我包里有创可贴，我拿了出来，递给老保姆，她望了吴小艺一眼，不敢接。

吴小艺说，“不管她，你吃香蕉，这是进口香蕉。”

吴小艺扳了一个递给我。

吴小艺陪我聊天时，还不停地指挥那个老保姆干这干那，老保姆忙前忙后，额头也开始冒汗。

我看老保姆行动不很便利，便问，“为何不找一个小姑娘？”

“别提了，上次那小姑娘被我赶走了。”

“为啥？”

“人小鬼大，老在我男人面前眉来眼去，看到就恶心。”

我呵呵一笑。

突然餐厅传来嘭的一声，一个玻璃杯掉在地板上碎了。

吴小艺走过去，开始斥责那个老保姆，那表情好陌生好可怕，她正眼都不瞧一下那保姆，目光平视，“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快把玻璃碴给我清理干净，用抹布擦几遍，再用蜡打几遍，一定要照出你的影子为止！”

老保姆点点头，大气都不敢出。

老保姆清理完玻璃碴，开始跪在地上用抹布擦地板。随后老保姆战战兢兢从卫生间拿出一筒蜡，一不小心碰倒了水盆，立即水漫地面，老保姆脚下一滑，扑通摔倒，半天没爬起来。

吴小艺开始咆哮，恶语骂人，脸都变绿了，但一转脸，又堆满了笑意对我。我的心一瞬间冷到极致，天那，她竟会变脸！

我扶起老保姆，对吴小艺说，“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吴小艺的脸上又堆满了笑，再三挽留，“等吃完饭，我带你去唱歌吧！”

“我真有事。”我快步离开了这栋豪华别墅。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吴小艺，她打来的电话我也不接，在我的心里，已经不拿她当做朋友了，也许到现在她都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疏远了她，我无意鄙薄别人的人格和处事方式，但我知道人性的低下和高贵在这样的细节上是能看得出来的。因为我不喜欢会“变脸”的女人。

八爷和他的女人

文 / 尚庆海



插图 / 赵智勇

八爷一辈子没婚娶，打了一辈子光棍。打了一辈子光棍的八爷屋里并不缺少女人，这令村子里的许多男人垂涎。

八爷住着有近半个世纪历史的老土屋，隔三差五的经常有女人出没，当然都是一些流浪到村子里的傻女人。

促成走进八爷土屋的第一个女人的是九叔。

那天，村子里来了一个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怔怔地在村子里转悠了两天了，九叔碰见了，突发奇想，给了那妇女一个馒头，问她，你家是哪的？那妇女看了眼四叔，低下了头，九叔又问，咋不在家呆着，跑出来干啥？那妇女抬起头看看九叔，依然不说话。九叔说，这样吧，我给你找个婆家吧，有地方住，还有好吃的，每天都能吃饱肚子。那妇女听了，浑浊的眼里一闪而过的惊喜被九叔捕捉到了，于是，九叔就把那妇女给八爷领去了。

八爷看着九叔给他领来的女人，眼里并没有流露出多少喜悦，八爷只是淡淡地说，她愿意留下来，就留下来吧。

九叔临走，把嘴附到八爷耳边，小声说，八爷，我知道你这辈子还没碰过女人，这不算来世上走了吗？您也别嫌脏，先尝尝女人的味道，过过瘾再说。

八爷听九叔这么一说，抡起巴掌就要打，你个小鬼崽子！

九叔呵呵着一溜烟跑了。

八爷想着九叔的话，心里也噎噎直跳。

八爷拿了几块村主任刚送来的救济款，去大街十字口买肉。卖肉的钢炮讪笑着问八爷，八爷，家有客了？

八爷也没正面回答，只是哼哼哈哈敷衍着。周围一圈人嘻嘻哈哈说，八爷今天娶了个媳妇。

八爷拿了肉赶紧往回走，八爷毕竟一把年纪了，走得很慢，他听见后面说，憋了老八一辈子了，今天突然屋里有了个女人，你们想想，老八会不会一下子就癫狂了？

今天晚上你听窗跟儿去，不就啥都知道了。

呸呸呸，想想都恶心！

八爷身子一颤，又继续往前走。

那中年妇女在八爷的土屋里呆了三天，还是在八爷一不留神的时候不见了。

走了就走了，八爷也没出去找去。

没多久，村子里又来了一个女人，这次是个挺年轻的，也眉清目秀的，看样子是脑子有问题。这个女人也被村子里的闲人给八爷领家里去了。这个女人在八爷处也只呆了两三天，也就跑没影了。

八爷再出门的时候，有人拿八爷开玩笑，八爷，咋整的？也不知道悠着点使唤，这不一个一个都被你折腾跑了不是！都几十岁的人了，咋不知道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么个理儿哩？

八爷早已习惯了他们不三不四的话了，自从给他屋里领了两回女人，这村子里的男女老少说什么的都有。八爷嘿嘿一笑，也不辩解。

往后，这村子里一出现流浪女人，村人就往八爷的土屋里领，八爷不管是啥样的，都来者不拒。这村里的人又开始嚼舌根了，老八这东西色着呢。老八也不容易，一个人孤独了一辈子，都黄土掩到脖子根的人了，就让他瞎欢腾几日吧……

宇宙爱情

文 / 曾志辉

在漫长的宇宙发展史上，人类只是短短的一瞬，所以绝对是先有宇宙后有爱情。可我深信，既然生命是宇宙孕育的，那么生命之花——爱情——的根系，应该会超越遥远的时空，从宇宙深处汲取养料。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倒溯回去，在浩瀚的宇宙中寻找爱情的原始痕迹，为人类社会提供一些借鉴。

一、地球与月球

四十亿年的相依相伴，四十亿年的不离不弃。四十亿年，让“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等等山盟海誓显得何其苍白！

四十亿年前，地球的一部分突然被甩了出去，形成了月球，一段旷世的生死恋由此开启。两个天体的相互引力，赋予了地球恰到好处的倾斜度，让地球产生了二十四小时的昼夜更迭和春夏秋冬的四季轮回，并最终促使地球孕育出了生命，尽管月球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冷冰冰的死亡状态。

科学家普遍认为，这次分裂纯属偶然，但太阳系（甚至可能是整个宇宙）唯一有生命的星球从此诞生。那一刻必然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它是生命在向宇宙大

声呐喊：“我——来——啦！”可我认为，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是地月之恋创造的奇迹。

女人是上帝取出男人的一根肋骨做成的，《圣经》所言恐怕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冥冥中来自地球与月球的天启。同样的，古希腊神话中关于男女最初本为一体，后来被天神一劈为二，所以必须在茫茫人海中寻觅自己的另外一半结为夫妻的传说，多半也是起源于此。

罗密欧和朱丽叶，梁山伯和祝英台……人类最经典的爱情无非是同生共死；而地球与月球则上演了一出生与死、阴阳相隔的悲剧。想象一下吧，在浩瀚的太空，在这个繁星闪烁的阔大舞台，地球通过引力紧紧拉住死去的恋人的尸体不停地旋转，旋转，历经四十亿年而不停息，只希望对方能在双人舞中复活。其悲剧性是不是超过了吴刚的砍伐桂花树和西西费斯的推巨石上山？对于这场以华尔兹或者探戈的形式呈现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你不感到强烈震撼吗？

可是，震撼归震撼，人世间的日子还得活下去。杜丽娘在恋人掘开坟墓之时复活，白雪公主和睡美人在王子俯身亲吻之时苏醒，这些只能是文艺作品里的

浪漫，绝对不会变为现实。不幸丧偶之后，如果人生之路还很漫长，重新找个伴侣应该是最佳选择，绝对不该像地球那样固执己念永不撒手。

二、牛郎星与织女星

因为门不当户不对而被棒打鸳鸯的悲剧在人世间何止万万千千！当痛不欲生的人们在晴朗的夜晚仰望灿烂的星空时，应该多少感到些许慰藉，原来情感遭受重创并非人间独有，那被银河阻隔在两岸的牛郎星和织女星不也是肝肠寸断吗？

应该承认，西王母娘娘还是有几分柔情的，她毕竟允许喜鹊在每年农历七月初七之夜搭起一座浪漫之桥。只不过，对于宋人秦观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我则颇为怀疑。一个年年固定不变的“一夜情”，真的能胜过长相厮守？至于“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更是自欺欺人的夸张，明显带有酸葡萄的无奈与自慰。如今，有人将其改为“两情若要久长时，一定在朝朝暮暮”，是很有道理的。

虽遭粗暴干涉强权压制，牛郎星和织女星始终不屈不挠，忠贞不渝，以深情凝望的姿势在天河两岸一站就是一百五十亿年，两颗星绽放的爱情之光让整个银河系黯然失色。这一点值得充分肯定。

然而，我并不主张向他们学习，因为人世间有自身的规则。一是科学家早就发现，爱情其实是一种短期的精神病，具有盲目性和冲动性，你选择的婚恋对象未必就是适合（更遑论最适合）你的人。作为过来人，父母往往比你看得更清楚。二是通过社会长期的实践证明，门当户对更有利于婚姻的稳定。灰姑娘的故事之所以美好，是由于只讲到美好的部分就结束了，继续讲下去恐怕会麻烦不断烦恼无穷，戴安娜王妃就是典型的案例。三是人的寿命有限，别说让你等一百五十亿年，就是让你等一百五十年，你行吗？生命短暂，青春不再，千万不要在等待中虚度光阴。

爱情的一个副作用是容易造成固执与偏颇。冷静而深入地思之，那些耳熟能详的爱情经典，其实只能仰望和观赏，固执地加以模仿，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大家都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双双殉情，岂不会死光光？如果都像牛郎与织女终身不娶不嫁，人类将如何延续？

三、黑洞

倘若方式不对，“爱”就会变成“害”。例如占

有欲超强的黑洞，凡是来到面前的物质，都会被它揽入怀中，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同时也是致命的拥抱。据说，哪怕是秒速高达 30 万千米的光，也逃不出它的魔掌，会被它一口吞噬，无影无踪。最恐怖的是，这种神秘的天体，即使用哈勃望远镜也观测不到，天文学家是根据许多物质突然莫名其妙地失踪而推测到它的存在。好比陷阱，你根本看不见它在哪里，只有掉下去了才知道。多么可怕呀，让人不寒而栗！

笔者所在地有个著名景点叫“蛇盘石”，一块大石头上围绕着条状的花纹，犹如巨蟒缠身。有人赋短诗一首“无论多么强烈多么痴情的爱，也不该使用如此令人窒息的方式”，颇获好评，正是由于其揭示了“爱”与“害”的辩证哲理。

反观人类社会，大而言之，那些动辄拥有后宫佳丽三千甚至上万的君王；小而言之，那些叫嚣“我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的丧心病狂之徒；扩而展之，那些对情敌进行血腥报复的疯子，那些对恋人或伴侣处处限制时时跟踪的疑心病重症患者，皆可称之为情感世界的“黑洞”。

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是具有“黑洞”倾向的人，要尽力提高自身文明素养，尽量克制狭隘心理，抑制病态的占有欲望。这当然很难，但努力坚持，并非绝对做不到。二是有可能受到伤害的人，最好在与对方接触之前或之时，深入调查，广泛了解，一旦发觉苗头不对，当即断绝来往，万万不可心存侥幸，藕断丝连。至于那些已经受到伤害的人，我们只能为他们祈祷，正如科学家都拿黑洞无可奈何一样。

宇宙长存，爱情也必将长存，而爱情衍生出的弊端恐怕也会长存。但愿本文对那些遭受困扰的人们有所启迪。

泥瓦匠小传

文 / 殷志学

我的家乡巴尔堡子曾经流行一种“时装”——橡胶帆布褂。男人们从国营水电厂工地上找回橡胶管，用手钳子咬紧胶管上粘合的帆布，一层层剥下来，缝成褂子，既防水又耐磨。如果舍得一只大公鸡，还可以从石棉矿的工人那里换双长筒雨靴。脚蹬锃亮铿锵的新雨靴，身披粗硬的帆布褂，背一把“东北虎”牌斧头，泥瓦匠蒲老么显得威风凛凛。

蒲老么有时也小气。有一天，我们几个小孩跑进瓦棚，看见他用献哈达的动作，把布匹似的黄粘泥裹在瓦筒模具上，筒车飞转，瓦刀闪烁，一个光滑细腻的瓦筒倾刻诞生。风干的瓦筒重叠成一面面墙，煞是好看。我悄悄学蒲老么拍瓦筒，瓦筒破碎成一堆烂瓦片。小伙伴用黄泥捏泥娃娃，鼓动我在上面刻“蒲老么”三字。此事不幸被“叛徒”出卖。蒲老么专程到我家，说我拍坏的瓦筒太可惜，还对着满天星斗叹长气。父

亲边听边抽草烟，烟斗里的火光越跳越快，随即抬手给我两记耳光。我看见天上的星星和眼前的萤火虫一起飞翔，脸颊热辣辣的。

从此我不再称蒲老么为么爸，还因为他几次相亲失败而暗自高兴。但一背青冈柴庄严地宣告：蒲老么打光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巴尔堡子离白云近，离公路远。瓦厂的师傅每做满一窑瓦，生产队长就发动男女老少上山砍柴烧瓦。我和一筒柴沿着被牛羊踩得陡滑的山道向瓦厂蹒跚而行，时而我背柴，时而柴背我。掌秤计重的会计不时地报出“二百八十斤”、“三百斤”……社员们一次次刷新伸舌头的长度和时间。“四百斤！”一声震聋发聩的吼，听得人们忘了把吐出的舌头缩进嘴里。刚过了秤的蒲老么“哗啦”一声脱下橡胶帆布褂，汗水淋漓，如刚从牛滚凼爬上来踩瓦泥的大水牛。秤砣滑

完称杆上所有的麻子点点，会计又摘一根蒿草比划，才估出蒲老么这背柴的重量。几天后，媒婆到抛哦家，说蒲老么力气大，又会泥瓦手艺，谁家女孩跟了他，肩挑背磨的农活肯定不让她做，抛哦家二丫便顺顺当当成了蒲么婶。

忙完农活，年青人聚在一起玩转盘子的游戏：在桌上写许多职业名称，求了地仙，转动桌上的盘子，盘子在哪个职业上停下，求神人将来就会从事那个职业。蒲老么转动的盘子摇晃了大半转，在“工人”上停下。满屋子人哈哈大笑，“老么会有狗屎运吗？”“说不定嘞哇，姜太公八十岁才拜相”……笑声穿透青杠林，传到山顶的杉木林里。

杉木林盖着厚厚的雪棉被，被夕阳染得亮丽绯红，如新娘抛哦二丫的脸蛋。蒲老么又做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把土坯房连同土地卖给彝人乌沙子，下山买了大渡河边人家的砖瓦房。做惯坡地的蒲家夫妇体力特好，那户人家的两亩多田地不够做。蒲老么对黄泥巴情有独钟，将山上拿来的大腊肉送给附近砖厂老板，进厂干起他的老本行。工作分白班夜班，轮班上。蒲老么做好砖坯，用架子车推到场上堆码好。砖坯比瓦坯沉，但他很满足，心里有一条大渡河欢畅地流淌，人也像奔腾的河水不知疲倦。他每天骑着油漆斑驳的自行车上下班，还把厂里废弃的烂砖捡回家，砌一道土红色围墙，庇护他的砖瓦房和满坝子啾啾鸣叫的小鸡。

几年后，我也告别巴尔堡子，到成都上学，毕业后分在县城一家单位。蒲老么在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渐渐淡忘了。

偶然得知石棉有文学创作组织。创作就是写字，我很小就会写“蒲”字，也想加入。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日早上，我正要去参加作协的活动，突然传来沉闷的隆隆声。哦，地震了。我们这儿每年都有几次地震，几秒钟就过去了。不料这次响声越来越大，房屋的挑梁咔咔呻吟，窗子玻璃嚓嚓作响。“快，大地震！”我们全家急忙躲进厕所。窗外的楼房象波浪中的大船；高压电线在天空荡秋千；睡懒觉的邻居提起裤子朝屋外裸奔。后来知道震中在芦山县，子弟兵和抢险救援者正从四面八方涌去。

几天后我背着几十斤日用品，想回巴尔堡子看看。路边草坪上，十多个彝、汉、藏人盘腿围坐成一圈休息，

一个白酒瓶子在他们手中传递：每人浅浅品一口，抿着嘴唇用清辅音“哈——”一声，拇指郑重地擦净瓶口，再传给下一位。旁边背篋里装满了从山下乡政府领回的大米衣服等救灾物资。巴尔堡子的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喝水就会喝酒。喝了酒的跋涉者很快储存了体力，用不同语言讨论着关于修路的话题，脸上并无受灾后的忧伤。

我一屁股坐在草坪上，酒瓶子便窜到面前。我接过瓶子问：“哪里要修公路？”穿迷彩服，外套彝家绣花羊毛褂的乌沙子指着对面山说：“堡子里有房子拿给地震震垮球啰，没垮的也张嘴巴啰。政府买炸药雷管，每家人出一个劳力修路。路修不好，钢筋水泥拿不上山啰嘛。”夹杂着彝语叹词的汉话听起来很真诚。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从烟岗子到老鹰岩，一条毛路象丑陋的巨蟒艰难延伸，修路人围着毛路蠕动，仿佛一群蚂蚁合力抬一条僵死的蚯蚓。民国二十四年，红军曾走过那条山路，解放后，好几次要把公路修上山，都因缺乏资金而放弃。

酒瓶子第二次和我握手的时候，清脆的马铃音响起，一匹黑马打着响鼻走上山来，赶马人空手跟在马尾巴后面，悠闲地爬坡。乌沙子跳起来抓住马的缰绳，“你背东西不如我们，把你的货给老三驮。”他故意把马说成马的主人。主人是蒲老么的哥哥蒲老三。老三也笑着喝停马儿：“黑马，听你大哥乌沙子的话。”黑马厠下一串马屎，马屎裹着尘土滚到我面前。踩着酸臭的马屎，我仿佛闻到了童年的味道，想起童年便想起蒲老么。“三爸，么爸他好不？”“唉！就是整倒球哦。”山里人把受伤叫“整倒”。

蒲瓦匠家砖瓦房在“4.20”地震中裂了几道口子，像毒蛇缠绕在墙面。政府提出把灾后重建和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促进跨越式发展，对建房户提供无担保贷款，还有两万多元无偿补助金。报名修新房的农户起串串，红砖需求量爆发式增长。为增加产量，砖厂实行计件工资。蒲老么盘算着再大干半年，凑钱把房子推倒重建，向普查登记的政府工作人员提出了重建申请。

大力士蒲老么又发狠了，想月月工资最高。架子车上的砖坯垒得象小山，不料脚底打滑，摔在地上，车从腿上碾压过去。老板把伤员送到医院，是大腿骨折。住院一天几大百，蒲老么只住两天就嚷着回家，敷土医生的草药。早已不穿橡胶帆布褂的蒲老大、蒲老二、

蒲老三从巴尔堡子呼啸而来，要找砖厂老板论理，被蒲老么叫住。他说在砖厂干活，苦做苦吃，还指望伤好后再去上工。“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脱一层皮也要把新房盖起来。”一家人唉声叹气，怪蒲老么撞上霉运。蒲老大捉两只大红公鸡，请阴阳先生消灾。先生在蒲家破砖房里和神仙谈了大半夜，才将老么的霉运换成红运。

今年的夏天似乎比往年凉爽，太阳没有以往那么凶狠，蝉儿仍然在街边银杏树上疯狂鸣叫不休。我徜徉在灾后新建的公园，杨柳拂面，荷花飘香。曲径处走来一老一小，老者皮肤白净，棒球帽，商务短袖衫，一身老干部打扮。我觉得来人好面熟。假山上瀑布似练，缕缕凉风送来飞珠溅玉，令我的大脑快速检索。

“蒲么爸！怎么是你泥？”
蒲老么也认到我了，一个劲儿催促旁边的小女孩“梦儿，快叫五叔。”

“五叔”，小女孩大大方方地叫我，瓦匠满脸灿烂。我们坐在公园的石磴上，凉幽幽的，很是惬意。“两亩田地全部栽黄果柑树，一年能卖两万元。我现在在公司上班，用粘土给锌锭做模具。今天轮休，带孙女出来逛新城。”我顿生内疚，是不是当年我把蒲么爸的名字刻在泥娃娃身上，冥冥中注定了他将一辈子与黄泥巴打交道呢？接下来的诉说令我释然。

蒲老么的新房是伤好后的第二年建成的，三层小洋楼，掩映在果树丛中。受聘的这家锌业有限公司由政府引进，在本县工业园区。公司每天有班车往返于县城与厂区，送员工上下班。每年免费为员工体检。蒲瓦匠有一股使不完的蛮劲，又有丰富的泥瓦工经验，深得生产经理赏识，工龄刚满一年就提升为班长，享受职务津贴。今年初，他用打工攒下的钱在县城买了一套商品房。儿子媳妇去广州打工，梦儿在城里上学。么婶也是闲不住的人，早晚管孙女，白天到宾馆当保洁员。

“蒲么爸，你晓不晓得，现在的员工不比原来砖厂的零工，厂方应该为你们买养老保险的。”我自修过法律，想为蒲瓦匠指点迷津。

“咋不晓得？晓得嘞嘛。”瓦匠那带着尔苏语腔调的汉语使我倍感亲切，“劳动局举办农民工培训的时候就学过。公司统一为我们买五险一金。”

正说着，蒲老么的手机响了，他取出来递给我，“看

是啥子信息，我没戴老花镜。”

我接过他的智能手机，念道：“尊敬的公司员工，本月工资已打入您的银行卡账上，祝您周末愉快！”我笑着说起在巴尔堡子玩转盘子算命的事。蒲老么感慨地说：“我当瓦匠、当砖工、当班长，轮回了三辈人生啊！如果没有一技之长，人又不勤快，假如世道再不好，神仙也把你没办法嘞嘛。”

蒲家土坯房、砖瓦房、小洋楼依次从我脑海闪过。“你们城里有楼房，乡下的小洋房卖了吗？可以请买你老屋的乌沙子帮找买家啊。”

“乌沙子买的我家山地退耕还林了，国家每年给的补贴款好几大千。他和我在同一个公司上班，他的孙子也在县城读书，他们也想在城里买房呢。”

一阵惊愕后，我想起蒲么婶。“么婶咋没和你一起呢？”

“在广场跳舞。”蒲老么指的世纪广场上，一排喷泉冲天而起，组成巨大的幕墙，被霓虹灯照耀得斑斓璀璨。宽阔的广场上人影婆娑。德乾旺姆深情的歌声响起：

……

祝祖国繁荣昌盛，

格桑拉，

祝我们幸福永久，

格桑拉，

……

闪小说集中营

你猜我看到什么

王平中

我同老公吵架后，一气之下从楼顶跳下去。

我瞧见——

七楼：男人将女人骑在胯下，左手按住女人，握成拳头的右手像雨点般落在女人身上……女人在男人身下号啕……

六楼：女人指着男人臭骂……男人蹲在地上抱头不语……

五楼：女人将麻将摔了一地……男人将温水瓶叭地摔在地上……

四楼：男主人破门而入，床上一对男女在瑟瑟发抖……

三楼：女人将扫帚打在跪在地上的小孩身上，小孩护着背哇哇哭叫……

二楼：……

唉，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只同老公吵了一下嘴，有啥想不开呢？可我还在往下坠……

别怕，我是只壁虎！

断 藤

黎凡

张忠接到绝密指示，怔住了。

茶不思饭不想觉不寐三天，他面色苍白眼窝深陷，整日叽里呱啦鸟语，被紧急送往精神病医院。医生通过一系列检查，最后以“精神分裂症”收治入院。

张忠一进病房门就打了个激灵。角落里，一个头发凌乱胡子拉渣的男人，一言不发地紧盯着他，眼睛像一口看不见底的黑洞。

那人把张忠打量半天，似笑非笑，贴着张忠耳朵神秘地问：“你疯了？”

张忠吓了一跳，细瞅此人，不认识！

那人见张忠不作声，哈哈大笑：“你真疯了？鬼才信，你躲得掉吗！”

张忠吃惊地张大嘴巴，紧张焦躁不已。

突然，那人仰天狂笑。边笑边在地上打滚，上气不接下气道：“我知道你没疯，装的！”

张忠惊恐万状，一下跳出老远！他定定地盯住那人，“噉”地大叫一声，呼然倒地。

穿白大褂的医生赶过来，朝那人屁股上打了一针，那人安静下来。医生对张忠说：“张科长，病房住满了没单间，让您受惊了！您别怕，这人是个赌徒，一赌友欠他的钱装疯拒还，他气急攻心疯了，只会说那几句话。”

张忠目光涣散，呆滞地望着医生，突然狞笑着蹦起来，一拳将医生击翻在地。

医生办公室里，头缠绷带的医生悄悄打电话：“李局，没想到他真疯了！这下您该真放心了，藤已断，摸不着瓜！”

神秘的电话

舒仕明

妻是中学教师，年轻漂亮，温柔体贴。

一天晚上，妻回到家。他对她说：“有个男的打座机电话找你，我给了他你的手机号码，他打给你了吗？”

“没，可能打错了。”妻摇头。

两天后，电话响了，他接起，一个男声道：“我找李老师。”

正好妻在家，便叫她接电话。妻和他谈笑风生，

最后还不厌其烦、反复给他说自己的手机号……

他狐疑地问：“谁？是不是两天前打电话的那个人？”

妻点头：“是，我的一个学生，现随父母在云南做生意。”

几天后，那男的又打来电话。他说：“李老师不在，不是告诉了你她的手机号吗？”男子“哦”一声，挂了电话。

此后，他悄悄留意妻手机上的通话记录。结果让他大吃一惊：那个电话号码竟频现在妻的手机上！会是她的学生吗？从声音上判断，对方已是成年人了。难道……他心里紧张起来。

情人节这天，他正和妻商量咋过。突然，妻的手机响了，他瞥了一眼：正是那个号码！他的心如针扎般难受。

终于，他向妻摊牌，那电话到底咋回事？妻说：“这是我的一个大龄弱智学生，平时我很关照他，走时给了他家里的电话，没想到他反复打来。唉，教了10年的书，那么多学生，其中不乏优秀者，却很少打来电话，倒是这个弱智学生，挂念着他的老师……不过这样也好，常接到他的电话，我也放心。”

燕归来

罗玉剑

一阵阵燕子呢喃软语飘进屋来。

燕子回来了！小山跳下床奔向窗口，燕子停在电线上，梳理羽毛，两口子正聊得欢哩。

小山！该上学了！奶奶在楼下叫。

小山很快穿好衣服，小跑下楼，接过奶奶递来的牛奶鸡蛋，向院外田间水泥小路飞奔。风在耳边呼呼响，燕子的悄悄话也挤进耳来。小山回头瞥见燕子还停在那里。

放学回来，小山没看见燕子，他扔下书包跑上楼，趴在窗口寻找。

小山！做作业！奶奶在厨房里喊。

小山不理睬奶奶，他看见了，天幕上有个黑点，不，是两个。燕子两口子飞得欢哩。小山看了一会儿，脖子酸酸的，收回飞翔的心情，下楼。

邻家娟儿的妈妈在井台打水，屁股溜圆，小山觉

得好象妈妈。小山心里空落落的。

娟儿不跟小山玩，因为她有妈妈。小山也不找娟，他看不惯娟儿在她妈妈身边那丑样。小山自个玩，春天看花开花落，夏天看蜻蜓点水，冬天没啥好看，在纸上画个妈妈，贴在墙上看。

娟儿依在妈妈身边吃奥利奥，轻轻地咬，细细地嚼，懒懒地看着小山。

小山咽下口水，转身踩死一只蚂蚁，恨恨地进屋上楼。妈妈寄来的大白兔没啦，剩下只空铁盒。小山跌坐在床上。

燕子又在窗外呢喃。还是那两口子。它们唧唧歪歪，很亲热。小山趴在窗口看，想起去年的小燕子来，它们在哪里呢？天空没有小燕子的身影。

窗外，阳光明媚。娟儿的妈妈在给娟儿扎花辫子。

小山快步离开窗口，在枕头下摸出一副弹弓，夹好弹珠，瞄准那对燕子，仿佛自己就是那被丢下的小燕子。

小山嚷嚷道，叫你丢下自己的孩子！哼！

断水

飘尘

为了杀魔女玉玲珑，我从北边策马追到南边一座有山有水的小城。

绝没想到，洗澡时都会握着刀的我，竟被比春风还暖的你软化了我粗糙的手掌。从此，我开始用这手掌来摩挲精致的茶杯，去细数微雨中的青石板，去描画柳叶般的眉黛。

我已忘了追杀玉玲珑。

一住三年。

是夜，月华如水。你递过来的不是茶，而是我已挂在墙上三年未动的刀。你微笑着说，玉玲珑又已现身，去吧，去做你想做的事。

我接过刀，不做声。

是的，三年来，我其实没有放下想杀玉玲珑之心。

我等你回来。你说。

想起三年前要陪你一生的承诺，我心潮起伏，掉头离开。

人生若都如预料，岂非夜夜皆月圆。月亮圆了无数次，我都没能杀得了玉玲珑。事实上，我竟对貌美

的她产生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几次放过了杀她的机会。

从南追到北，从东追到西，在玉玲珑迟暮之年，我终于狠心杀了她。月中天，刀身光亮中映出我的满鬓白发。我想，我可以回去找你了。

细雨中的青石板一如当年，大门上的铜环也依旧锃亮。唯一不同的是，你已不在。

望月长叹，萧索莫名。

离开之际，新主人问清我姓名，将一封信交给我。拆开信，分明是你的笔迹：我一直都在，我就是玉玲珑，我一直陪着你。

幸好不收礼

侯文秀

父亲提着两瓶酒，来到保险公司郑经理家。

家里遭了火灾！父亲当时插秧苗去了，三岁的侄儿用打火机点燃门前堆的麦秸，火苗很快蔓延开来。所幸大火被人发现得早，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大火很快被扑灭。

父亲得到消息匆匆赶回家时，看到房屋烧了一大半，院坝里堆有不少的瓦砾。父亲在瓦砾中竟然发现两瓶包装完整的酒。父亲爱酒，这酒是女儿去年带回来的，他一直舍不得喝。父亲摇了摇酒盒，连连说：还好还好！

母亲对父亲埋怨道：房子都没得了，还好个球！

父亲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容：你真是女人家见识短！我们家房子是买了保险的，有了这两瓶酒，送给……房子不是又有了！

父亲敲开郑经理家的门，开门的女人对父亲说：我家老郑不在家，你找他有事吗？父亲将酒轻轻放在茶几上，对女人说，我是双垭村的郭大树，房子昨天被火烧了……女人说：知道了，我会转告他的！你把酒带走！父亲搓着手，讪讪道：小意思！小意思！夺门而去。

第二天，保险公司的人来察看了现场。很快，就进行了理赔。那时，父亲不在家。父亲回家后听说得了13000元理赔时，得意地对母亲说：你看，我那两瓶酒起了作用，这么快就得到理赔了！

母亲说：啥子酒起了作用？保险公司的人将酒一

起送回来了！

父亲说：是不是哟！那快炒两个菜，咱庆贺庆贺！

父亲打开包装，提出酒瓶，顿时目瞪口呆：瓶底有个小裂缝，酒不知何时漏光了！原来包装很结实，不打开根本发现不了。

父亲长叹一声：好险！幸好经理不收礼……

一只彩色小狗

一湾浅蓝

太阳透过窗玻璃，暖暖地照在一只小狗身上。

那是一只彩色的小狗，粉色的身子，蓝色的脑袋。屋子里很安静，小狗是他唯一的陪伴。他也乐意跟着小狗玩耍，因为他很开心。

他歪着头看着小狗，他看了很久，很仔细，仿佛以前不曾看到过它。小狗也这样看着它，他知道它在认真看他，跟他一样的开心，因为那眼神很柔和。

他说，我们捉迷藏吧。他知道它是同意了。他便跑到屋角藏起来。藏下，却又冒着脑袋去偷偷地瞅，看小狗是否看见他了。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总想藏得最好，却又担心别人找不见自己。

小狗自然找不着他，他便总是在藏了一会儿后，自己跑了出来。

这样玩了一阵子，他有些乏了，便说，我们唱歌吧。小狗还是那样用柔和的眼神看着他，他知道它同意了。

他便一首一首地唱了起来，他们都说他唱歌难听，但他知道自己唱得很好听的，因为他唱每首歌的时候，小狗都是那样认真地听着，一直没有跑开，一直那样安静地看着他。

屋子里有些暗了，他也把自己从幼儿园学来的歌唱了一个遍，有些累了，于是不再唱了。

他走到门口听了听，没有敲门声，也没有脚踏楼梯的声音，妈妈还没回来。

自从两年前那个叫爸爸的男人离开了妈妈，妈妈总是把他一个人丢在屋子里，在很晚才回来。

每次妈妈疲惫的身子出现在门口时，那只叫勇士的白色小狗总是跟在妈妈身后陪伴着她。

他摁开了墙壁上的电灯开关，屋子里又明亮了，他回过头，他用蜡笔画的那幅画还贴在那里，画上的那只彩色小狗还是那样用柔和的眼神看着他。



新石棉大桥夜景 摄影 / 罗亚

沫水诗韵

初雪湖面 摄影 / 蜀山沫水



插图 / 曾涛

美丽石棉，诗意行走（组诗）

文 / 岳秀红

游孟获城

一下车，我长长地
吐气吸气，吸气吐气
在孟获城
我想用这绿色天然的空气
清洗自己已被污染的五脏六肺
也清洗自己的思想和灵魂

在孟获城
我只想做一个全身心洁净的人

游月亮湖

（一）
水是清的
一眼看到底的清
一眼看到杂质的清
一眼看到天空的清
一眼看到人的眼睛的清

月亮湖，你亦如是看我吗
我多希望中年的自己
仍然能和你一样
有浑然一体的清澈

（二）
月亮湖是沉静的
来的游客
那么喧嚣

月亮湖是朴素的
来的游客
那么艳丽

月亮湖是单纯的
来的游客
那么复杂

月亮湖是淡泊的
来的游客
暂时休息的只是身体
心总在时刻追逐名利

（三）
一拨又一拨游客
一辆又一辆轿车
匆匆地来
匆匆地去

除了湖面有
因风起的小波浪
在湖面之下
月亮湖，她永远心如止水

游冶勒水库

在冶勒，我听见喜鹊的叫声
仍然是三十多年前的声音
如此亲切如此熟悉
且没有一点变化
变化的是听声音的人
三十多年前
青春少年的纯洁乡下男孩听
三十多年后

历经沧桑世事的小城小职员听
变化的是听声音的地点
三十多年前
在巴中县尹家公社三大队八生产队听
三十多年后
在石棉县冶勒水库听
变化的还有喜鹊的态度
三十多年前
喜鹊除了以声音示人
也会以鸟容鸟貌示人
三十多年后
我追随声音寻找喜鹊
喜鹊总躲避我
怎么也不愿意
让我一睹它们的芳容

游晏如村

能容易辨别出来的
有喜鹊的鸣叫
有布谷的鸣叫
其余的数种
我无法辨别
也不想辨别
只是特别认真特别陶醉地听
这些知名和不知名的鸟鸣
比我成天在小城
听到的人声机器声各类噪声
悦耳一万倍
天籁一亿倍

蝴蝶记（组诗）

文 / 黄国焕

蝴蝶记

一只蝴蝶在枯枝上眺望
或许还有蚂蚁，以及更小的生命
它们在海岸边寻找阳光
石头长出暖色彩
涛声被半边阴影吞噬
借助风力，蝴蝶升起
远处岛屿如虎口
生命的奥秘自我撕裂
心潮在蓝色摇篮中轻摆
浪打身湿或翩翩坠落
那些虚拟的线条永不闭合
这很残酷，也是必然
有时候，一句未说出的话
会在内心扭曲、折叠
逼出一些类似疼痛的感觉

一道阳光突然砍下
蝴蝶颤动，再次升起
在旋风中一分为二
在暴雨中编排一场舞蹈
这是生命致敬的仪式
也是最后的魔术表演

伤口

终究是表层的伤
消毒处理后
很快就开始痊愈了
但痊愈的过程
伴随着难以忍受的痒
想用力抓，却担心将皮肤抓破
千万只蚂蚁在心头爬动
千万声呼唤涌动如潮

轻轻摩挲并不能浇灭欲望之火
……鲜红的血，流出来了
我继续往伤口里抓
越用力，快感就来得
越彻底

大地的泪水

一个词语在含羞草上闪烁
你不敢确定那是不是大地的泪水
一桩心事被岁月挂起
暮霭沉沉，化不开

你说要追上那个影子
踏过红土地，海峡苍茫
但始终无法靠近
那片生你养你的红土地
或者，有时靠得太近了
融为一体，浑然不觉

每次醒来，梦都破碎无痕
仿佛有两种力量
将你推向生命的两极
撕扯中肉体被架空
浮游于世

梦见一只上古荒兽

嗅觉穿越心中幻影
苍山起伏，蝴蝶满园

火焰向大地俯冲
遇见风雨，刀口闪亮
酒神带来无可抑制的狂热
哑然失声于荒原之上

“潜龙勿用。”
壁虎嵌入腐朽的墙孔
鱼群躲入废弃的洞穴
草木荣枯，秋风忽临

天空飘来彩色气泡
上升或坠落，无边恐惧
将这稀薄的日常覆盖

“亢龙有悔。”
你梦见一只上古荒兽
站在故土江畔
惘然拭泪，忧伤满怀

车站

来时的风尘还在飘飞
空荡座椅似你心中所系
那么多蝴蝶飞舞
而一场雷雨就要到来
没有旅客，没有售票员
也没有任何出车提醒
静悄悄的世界
你寻不到通往远方的出口
仿佛一朵花从天而降
隐秘的身体被雨水紧紧拥抱
惟一的车辆，绝尘而去
那个女孩获得了一生美好
而你站在巨大的虚构里
像一颗细小星辰
在夜空中坚守暗淡

山居笔记

（一）
缠绵的路
随雾岚私奔

白云闪进
虚掩的门

撒野的月光
骑着梨花的马

杯里的泉水
醉了三两枝桃花

（二）
草追赶着树
树追赶着草

在山中草和树
是天敌是冤家

诗二首

文／嘉州程川

松涛擂响瀑布的战鼓
悬崖咬紧铁青的牙关

管他藤缠树，还是树缠藤
就为了亲近——比翼的巢

（三）
在辽阔峻峭的面前
宝马驮不动奔驰的废铁

重新让人认识崎岖和公平
向上的路，鹰累断了翅膀

又如初恋的柔肠
给日渐贫血的生活输氧

交出僵硬的四肢和表情
掌心的云把仰望擦亮

（四）
所有的都是土著。而你——
好像是唯一的入侵者

无论是红尘的宠儿或弃儿
陶翁的南山都向你敞开胸襟

菜在园子里，青菜染上了青虫的颜色
煮茶的水在崖下，游鱼逐碎一轮山月

蹭饭的风雨是常客
雨洗千年青山，也洗草木一秋的梦想

旷野上的灯火

旷野上的灯火
看着近实则远

我们隔着——
冰冷的玻璃，冰冷的人情

你近它远，你远它近
诱惑刻骨
一生的追寻就为了觅到一条捷径
靠近这朵颤栗的幸福

如约而至，在时冷时热的阳光中
在时急时缓的雨水里
旷野上的灯火
是泥泞沧桑间优雅行走的花朵

旷野上的灯火，日日夜夜
与囚于我体内的烛照呼应
我虔诚地为他们续上灯油
——用我这尚存余温的血液



插图 / 张旗

在安靖坝，像植物一样慢（组章）

文 / 赖杨刚

黄果柑，阳光的隐喻

阳光，一会儿深，一会儿浅。那么多黄果柑树，
总有一棵熟悉我吧？往事，从骨头的背面，盛开。花
朵密集，香把晴朗铺张成喜宴，款待蝴蝶。

呵，方言带来小雨。
修辞与情绪无关，小虫穿越枝桠，找到最嫩的叶
子，从此，与风成为邻居。

阳光落满我的叹息，还是，落满我的笑声，由民
俗决定。

疾病，不能包揽一朵花的信仰；健康，在修枝剪
叶之外成全蜜蜂。

蓝天
倾斜，难道仅是为扶稳一枚果子，扶稳它，风
中的晃荡。

阳光，无论从哪个角度晒我，我都是一颗青涩之
果，以微小，以纯净，攒足温暖，攒足灿烂，等秋夜来临，
甜蜜，就在舌尖上，点起红灯笼。

照亮
你们，还有，苦。

蚯蚓，爬出心灵

全部醉人的雨水之中最纯故事，把月色开成蔬菜
的花朵，香成风反面，蠕行于歌声的夹层。蚯蚓，已

经幻觉到那些农人的汗水，汇成河，荡漾的丰收，透亮，
却疲惫。

早已消度的大地，停放更多被阳光剪得七零八落
的房屋。那一粒唯一安静在青草叶梢的露珠。是岁月
投入孤独深处，孤独的影子。蚯蚓，一直把土坷垃爱
成黑珍珠，搬运。

蚯蚓有蚯蚓的智慧，鸟有鸟的。我想：如果，庄
稼结籽够多，这些一直为敌的生灵、也会达成和解。

一只卑微的蚯蚓，爬出阴冷、黑，它决定以一行
诗的姿态，向我呈现泥土的厚实，广阔。

我却厌倦了。
我喊来许多与蚯蚓相爱过的农民，把田地重新平
整，铺上水泥，从此，只停车辆，不关心。
春暖了，花，开还是不开，蔬菜不再是蔬菜。

精致的沉默

安靖坝的沉默，如此精致，并且细腻无比，如青
花瓷，端庄于我的话语。

每一次，我只能小心的选择形容词，名词，动词，
让它们首先细雨，然后，流水。我要小心地拿掉他们
台风的心脏，不狂暴，不肆虐。温柔地扶着那尊青花
瓷。他的沉默，就如同月光下的一棵树，枝桠，睡着了，
叶子帮爱情醒着。

是什么继续着喧哗的完整？

是你。
皮肤的白，泡夜的黑。
茶香四起，天色，微微亮。

秘密

思念是有影子的，这是，月亮发现的秘密。
香味，也是有影子的。
秘密也是有影子的。足以，遮掩一大片树林，草地。

邂逅洗衣的婶婶

水，在婶婶的手指间，摩擦体温，叔叔就拥有了山溪流动的这一天。
婶婶，洗衣。把裙子晾上核桃树，晾得高一点。才能
惹点阳光回来，所有的想法，到了夜里，还是那么地闪亮，温暖。

推开门，走进幸福

碧绿太拥挤，连花红都没法子插进来，有预谋地留下一些呼吸，一些背影。
幸福，让人变得懒于思考，享受早春，笑声已到露水般透明。
我，推开门。一抬脚，就走进了春天的草地。如一头小牛,重新向老牛学会珍惜,珍惜所有亲戚和朋友，珍惜，像空气。

我扶着奶奶

记忆，凝在骨子里，是偶然的霜。而风铃，一直挂在老屋的窗前。自从童年离家出走之后，它就成了山崖，亲人的欢笑，不断跌落。
我想，我该扶着奶奶，走到院子里，晒太阳。
沉默，花香，灿烂地
把我和奶奶，藏进风铃，叮叮当当，春暖花开。

小镇是我们的偶遇

请抱紧我，再紧一点。
脉搏交叉，呼吸重叠。请亲吻我，要萤火虫，带

来银河，要微笑，并且流泪。
风暴也许漩涡，蜻蜓只会点水，然而荷花依然相信: 这个小镇,你是微风; 下一个村庄,我是白云。是——
拥抱，是甜蜜，让舌头
不再撒谎和辩解。

他和她在土墙上刷广告

她，踩上他的肩膀
刷广告。
字迹，行云流水，隐藏了，他俩的红叶和云彩。
刷累了，她就盯着远山看，山那边是大海的澎湃，海水湿了裙子，自己，与浪花相爱。
他，依然，硬着腰杆，站立。所有的幸福，就是让心爱的女人，能看到山外。
村民们经过，没有人嘟哝一句：危险啊！
更多的青年人，专心地瞅小广告：城里开始招工了，待遇不错。

沿着一只大红公鸡打鸣的姿势

沿着一只大红公鸡打鸣的姿势，可以看见星星转身而去。黎明，随着微风，滑落我的额头、耳垂，此时，春天，不经预约，就抵达了胸口，第二颗纽扣。
回到久违的故乡，妻子，像极一首听熟了的老歌，站在朝阳的意境之中，她内心的秘密，诱使所有能够开放的花朵：水蜜桃，苦李子，枇杷，呼应着鸡鸣，以节气的传统走向，开满小院子，马铃薯和芋头的排列组合。
与一只大红公鸡，安居乐业，在同一朵爱情之中，可以清晰地听见,满天朝霞的绯红,落地生根。美,善良，随着雨水，把春意，碧绿进彼此的眼神。

不用说感动，你懂的！
沿着大红公鸡的鸣叫，维修一新的农具，指望我们整理好吵闹和误会,然后,齐心协力,去平整土地。嗯，那一亩三分的责任，种豆？栽瓜？你、我，共同决定。
男人们，隐隐察觉到：手心中，锄把磨出的那对水泡，试图跟随毛毛虫。
破茧。成蝶。

想入非非，或者，星星满天(组诗)

文 / 赵敏

体会风，在小村

白色鸽子嘀嘀咕咕的
在骨头里制造春天，美梦是山花的小鲜艳
努力配合指头，同
木门上大大的倒“囍”相爱

木芽风很清爽
吹得你，恍若前世，又在今生

大渡河荡漾，萤火虫点灯
照亮了宁静
从今天开始，我要放下烦忧
随意同看门狗，甚至
懒懒猫，相忘于

——安靖这个村庄

说到蝴蝶

说到蝴蝶，我更愿意用东拉西扯的
龙门阵，慢慢吞吞地说：它试图以
花香磨翅膀，捕捉露珠
然后，飞出阳光
抓一朵云，讨好甲壳虫
自得其乐
朝着风摇触须
亲，这可能是危险的动作
其实，用笑声来描绘
一滴酸甜的泪珠

阳光，缘分之慢

当阳光，用温暖将雪花的独舞
轻轻放弃，妹妹一推开门
羊群就没入了青草的嫩
而哥哥的眼神里，突然冒出遗憾
马铃薯一样的遗憾
如果，爱情都离开了童话
小兔儿的跑动啊
让李子花想念得太多
黄昏提前，春天滞后，大渡河的
每一条支流都会明白：
蝌蚪承受的，不仅是卵石

此处，应有
沉默，映山红一样怒放

听你说话

打开窗子
说亮话
枇杷花就会把嘴唇
飘，飘起来。山里的时光
心与心的相遇，像极了

——树叶摇着的雪雨，都是关怀
都是毛毛虫的俏皮，轻轻地
把小秘密，咬一下

咬得石棉话，多出了一个缺口
隔壁的阿婆说了：那里
不管搁置春风春雨
还是么妹脸上的阳光
都刚刚好

月下闲谈

月亮
好大，满地都是银子

在月光里

我们是如此干净，干净得
只适合谈起神仙，而不是银子
能为爱情买下多少个明天

在月下，关于神和仙的
话题很飘逸，如风吹

淡淡地寂寞，长出苔藓的
小耳朵。它在听——
一条宝剑鱼的快乐，怎样在大渡河里
打滚

怎样，有心无意
把爱弄痛了，却不一定处处有恨

就这么欢喜

风筝在坠落之后
才得到了云的消息
我说，先是
雨水的轻，然后
以春雷的响亮，说吧，说吧
说——
蜜蜂的记忆亏欠了
一次桃花

以大河高山的方式
欢喜：绿生活，立体绽开

今夜依偎在你身旁
午夜的月辉灿烂成满树的芬芳
怎能忘记
月光下你纯净的面容
浸透了那个季节的忧伤
微风拂过
双手残存的余温
相拥成缤纷的落英

月色醉成了一叶小舟
转过弯曲的篱墙
载一曲清音悠扬
醉了这容颜
一朵香魂
禁不住晚风轻叹
无眠在水中央



明月（外二首）

文 / 陈克琼

予

巍巍的山川，遥望
春天静静融入
幽静的原野
春风像永恒的园丁
裁剪荒凉，绿绣枯枝
把儿时的太阳嵌入心房
驱散寒意，抚育花朵
妆点蓝天下神圣的殿堂
繁盛的鲜花，散发清香

柔弱的黑夜，期待
春天默默留驻
僻静的村落

拂去世俗的尘埃
点化平凡的生命
绽放花一般的笑容

仰望心中的太阳
融化峭壁上的冰雪
恩泽谷底的生命
守一片蓝天，化一缕春风
只为
清荷出水时那一份清新
鲜花凋零时那一份宁静
没有忧伤，没有卑微

晨曦上的堡子

堡子上袅袅的炊烟
升起了阿爸阿妈叨叨的情话
迎来太阳的酸甜苦辣
芳香弥漫在柔软的秋冬春夏
岁月匆忙成一缕陌生的白发

弯弯曲曲的田野上
阿哥阿姐唱起祖辈的情歌
希望萦绕在桃红李白的枝头
忙碌中迎来一季丰硕的果实

宁静的夜晚
阿弟阿妹稚嫩的梦话
惊醒了雄鸡的初啼
奏响了一个氤氲的春天

暗恋（外一首）

文 / 帅静

一个蹙眉
一个低头
就让我心如擂鼓
一个回眸
一个微笑
更让我汗流如注

总不敢
离你太近
却时刻
想用双眼
将你的身影追逐

一个不经意的擦肩而过
就可以激动一下午
我知道
没有解药的我
深深地中了你的毒

春风轻拂
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下午

一抹倩影
翩跹而至
连呼吸也屏住

远山之眉
一双含情目
连蝴蝶也忘了飞舞

朱唇轻启
似黄莺出谷
明媚的一个微笑
如一张网瞬间把我套住
我知道，
这是世间最美丽的束缚
我一辈子也逃不出

美丽的邂逅

阳光微醺

下落

文 / 彭家河

光，是星星的下落。

早年常常仰望星空，那些星斗，如今掩藏在城市的霓虹之上，再也无从发现。直到今年三月，一颗长着一条长长发光的白尾巴星星在人们惊悸的哭喊声中来到这个星球，我才发现了这些星星的一点蛛丝马迹。事后公布的那些黑色石头，据说就是我曾追寻的星星的部分残尸。天地间的这个真相，让我一度迷惑，那些不停向我抛掷媚眼的星辰，居然是一块块无根无底顽固不化的石头，那些神秘多情的眼神，大多是一个个二传过来的白眼。

我带着疑问，四下查阅，最终确认了我的判断：光，的确是星星的下落。我们熟识的太阳月亮和北斗七星这些，因为每天都要见着一面，所以我们知道它们一天到晚身在何处，不用抬头就能准确指出它们在哪段路上行走或者歇息。当太阳累了一天，朦胧欲睡的时候，

我就知道，月亮在太阳的对门伸着懒腰起床了。在月亮也打呵欠的时候，那太阳就又按时守在了东山之上。那么，我小时候一眼就能看到的那些密密麻麻的小星粒呢，它们一天到晚都在哪里玩耍呢？那么多双眼睛，要如何辨别和清点呢？什么时候掉了一颗，什么时候多出来了一粒？有没有无故迟到早退的，有没有偷天换日瞒天昧地的？开始我以为要找星星除了看星光之外，还有什么卫星定位、无线追踪之类的高招，结果才知道，发现和掌握天上星星最基本的方法还是靠那些光亮，没有光亮，那些星星就无影无踪，就下落不明，包括那些几亿年前的星星，只要有光都能够远远的查找到它们的踪迹。

当然，那些没有发光的天体，我们只能推测或者想象它存在于一种只可意会的虚浮之中。没有光亮，那便是黑暗，于是那些我们想当然的似有似无的东西

便称为黑洞、暗物质。这些难以描绘的东西，无法让人确信。但是，对于星星，光的确是它们存在的证明，包括那些自己能发光的恒行和不能发光的行星，光才是它们的下落。如果没有发光或者没有光的照耀，它们至少目前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它们的下落不甚明了。

由于职业的原因，我时常关注的不是满天星光的下落，毕竟它们似乎与我的生活不构成直接相关的联系。我倒是时常关注我简单的文字的下落。这当然也不能称为我的文字，只能说是我创造的文字组合。在我眼里，这些文字，如同天上那些一个接一个的星星，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我如同一个追星的人，在其中拣拾自己喜欢的几颗，摆放串联，用以代表我的心情和思考，然后定格在纸上，再远远的发射到那些报纸副刊或者杂志的编辑室，然后期待这些如同星座般的自我构图能够展现在文字天空的一块小小天幕。早年那些编辑的回信或者寄来的样报样刊，就是我的文字传回来的光亮，把我的梦想一次次照亮。而今，网络盛行，我则通过网络这看不见的如同虫洞一样的神奇通道，把我的文字组合图谱在网上排列好，通过邮件一点就发送出去了，然后就在漫长的时间里等待遥远的网络星空传回来的声响，或者在浩若天宇的网络上搜寻那些文字的痕迹，打捞用自己的心血凝成的长句短句。我曾把我的文字当成我的女儿，把一次次的投稿当成一个个女儿一次次庄重的出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便成天在过往的文字中寻找我女儿的面孔，天天打听对方婆媳的消息。现在，网络代替了纸媒，我只得如此成天面对屏幕等待和百度，在虚空的网络中捕捞我的文字的下落。这些打上我的烙印的文字在异域纸张上出现的情节，在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网上寻找的过程和经历，就让我感觉到我生命的无比充实和真实。

当然，这种等待和寻找的过程，对我来说，无疑是充满快意和成就感的。快人到中年了，一直囿于出生的这方水土，没有多少机会和条件走出大山盆地，于是我一次次把自己的忧郁和思考通过文字的形式向外发射，然后发现这些文字在山东、广东、贵州、宁夏、河北等地行走落脚。这些文字，代替我完成了一次次域外的旅行，它们丰富了我生命的历程，让我对这一片片陌生的土地充满感情和心怀梦想。同时，这些文字也让我广结天下良友，凡是我文字落脚的地方，都是我身心可以安心休憩的驿站。不少朋友沿着我文

字发出的路线一路寻找过来，与我喝酒闲聊游玩，给我讲我在文字中常看到的人名的故事，这让我对文字的神奇深信不疑。我仰慕的这些纸上的人名，他们从纸上走下来，从武汉、南昌、成都、重庆、郑州等地来到了我的身边，与我小时候父亲讲的故事一样：画中人走下墙壁，与我一起开始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同样，我的文字，也是我下一次出行的先锋，让我能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找到心灵相通的友人；我的文字，也是我提前在异域响起的一声求友嚶鸣，让我在日后的行程中不再孤单。我的文字，也就是我明了的下落。

长期蛰伏于网络和书房，习惯了潜水和沉默，把自己的生活圈子生活得越来越小，和许多早年的朋友联系得越来越少，也让自己的生活几无变化。唯一的爱好，就是把这些寻常的文字一次次重新组合，如同调和生命的稀泥，一次次翻新重复，搓捏成生活的陶或者砖，历经岁月的炼制，看能否保存或者传承久远。这些文字的偶然一次露面，便成为朋友记起我的线索，或者我回想曾经青春年少的依据。当然，这些文字只是我静静生活不经意间露出的马脚，成为我曾经存在和忧伤的一个佐证。当然，也是我似乎销声匿迹后的一个个下落。我写，故我在。

我时常在网络间寻找我发射出去的文字，寻找这些文字的下落，如同寻找失散的兄弟姐妹。当然，这些文字我存有底稿，它们不会生长，也不会死亡。但是，我真正的骨血兄弟和亲戚朋友，我要寻找他们的下落，却困难重重。

我儿时的伙伴绝大部分在我还在外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成家立业，然后拖家带口，远赴广东新疆。只有偶尔回一下老家，在父母的谈话中才得知，他们或者已经辗转游历了整个中国，或者已经在沿海的城市安家落户。那些男孩子，都娶上了外省的姑娘，那些女孩子，有的已经当上了香港台湾甚至日本的新娘。隔个三五年或者七八年，这些儿时的伙伴都会三三两两在春节前后回乡，村道上就会不时传来摩的风尘仆仆的声响，拖着在外游子回来治疗一种叫思乡的病。春节一过，他们又背包打伞远赴他乡。慢慢的，这些伙伴，熟悉的只有早年的那些个小名和儿时的记忆，多年后偶然相见，都难得从容貌来正确相认。至于他们身前或者身后的陌生人，自然就是他们的妻儿老小，这中间，又有多少故事我不曾明了，分别之后，从此

音讯再无。同村的，或多或少有相见的机会，而那些邻村的同学或者异乡的同学，几乎就再也没有机会相见。只有隔三岔五，在遇到熟识的朋友后，说起某某已经因难产或者抢劫或者酗酒已经离开人世，或许因为多年未见，这种惊异已经不是多么强烈，甚至有一种尘埃落定的释然，对于这个人的印象终于划上了句号，总算有了个结果。但是对于更多的朋友，却没有多少消息，偶尔想起，却无从知晓，也就不再想起，直至成天只面对眼前的三五个熟人。

不过，身边有血缘的亲戚，隔三差五总会得到些消息，虽不那么完整，但总能由此获得些安慰。听到的无非是谁又换了工厂，从东莞搬到了莆田，从深圳到了新疆，或者谁遇上了个好心的大老板，发财了，或者谁嫁了个大老板，带上儿子却离婚了。三五句话，就把一个人这多年的一切说得明明白白，至于其间的细节，谁也不会去打听。当然还有更多的，也就是极为简单的一句，谁在广东谁在上海，其余则一无所知。想起这些亲朋好友，其实觉得比星星还遥远，毕竟在夜晚的时候，找个黑暗的露天地方一抬头就可以看见，即使这些星星无暇瞟我们一眼，我也觉得那一闪一闪就是在与我们交流，而那些远在远方的兄弟姐妹叔伯长辈，只有一个老旧的称呼和模糊的容貌在一串陌生的电话号码那边生活，有时想拨打一下这些数字，却苦于没有多少话说而作罢，有时不得不联系一下只得发发短信，避免欲说无言的尴尬。或者有时鼓起勇气拨出了号码，在终于听到无法接通时，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无言松弛。对于这些曾经的手足兄弟，对于他们下落不明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慢慢无动于衷。

后来，我与我的许多伙伴都掌握了上网的能力，能通过 QQ、E-MAIL、微信、博客这些寻常的网络工具扩大自己的交流面和与朋友加强联络。通过 QQ，我找到了十多年前的上百个学生，我还找到了村里几十年没有见面的儿时伙伴，他们生活在天南海北，一有空就会钻一个叫 QQ 群的屋子，大伙一起摆龙门阵，虽然听不到乡音，但也是非常奢侈的聚会了。校友群、同学群、朋友群、工作群等这些都比较常见了。我们村的一个小伙子还专门建了一个村群，这个群的建立让我终于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一打开群，就发现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只不过名字前面都纷纷加了一个前缀，宁波、广州、北京等等，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

是，这些在山村小学打打闹闹的孩子，一个个都生活进了大城市，还有几个居然已经把前缀写成了芬兰、巴基斯坦。他们一有空就在网上讲自己的生活和忧愁，仿佛当年在学校和村口一样。看到这个网上村落，虚拟的故乡，我又不由得想起多少往事来。看来，不管是谁，一生都在离开和思乡，他们也都在想办法寻找各自的下落。我常常感慨，户口、编制、学历这些名字如同一层一层的绳索，曾经牢牢的捆绑着我的长辈，到了我们这一辈，这些孩子就丝毫不受这些绳索的束缚，可以自由的在出生地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停停走走，虽然在为薪酬奔波，在为待遇不平，但是，对于曾经梦想外出却一生都不能走出山村半步的长辈们来说，他们是多么幸福的一代啊！他们的命运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他们的所见所闻是早年根本不可想象的。虽然会时而下落不明，但是这种遗憾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更何况，网络信息的发展已经让这种障碍已经大大消除。

当然，还有许多曾经惦念着的那些人和事，苦于生活的奔波和世事的变迁，他们已经一天天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当我们偶然回过头来，想一想过去的日子时，才发现一切都下落不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对我当前景况一个多好的描绘啊！我所能听到的，只有父辈对于前两代的传说，再之前的故事，已经没有人能够给我讲述。对于我身后的这些晚辈，他们又东一个西一个远走他乡，他们成天与机器赛跑，在城市寄居，又有多少闲暇讲一讲这些家庭的故事或者自己想要说说的人和事。就这样，我们这一代代的人就如此粗粗糙糙的过去了，我们的生命就这样不着痕迹的经过了，静下心来想一想，越想越让人觉得害怕。无论是谁，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下落都不甚明了，这些众多的下落不明叠加在一起，让我们的生活无法触摸，也至于让自己怀疑自己经过的这些岁月是不是昏昏耗耗，是不是没有意义。

下落，除了明了就是不明了，我没有更多的办法让自己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清晰，唯有通过偶尔的一则文字，让我经过的日子留下一点点痕迹。然而，我身边更多的人，只得一天天日益模糊。

如何，我才能对我的兄弟姐妹下落明了呢？还有那些遥远的星光或者未来？

乡村、爱情

文 / 凌蓉



插图 / 李万龙

毕业分配到小山村任教，日出而作，日落而寝。山村的夜太寂静，只有墙上那口破钟敲响时才会打破这种沉默。白天教孩子们咿呀学语，晚上走出小屋，躺在窗外那棵白杨树下，望着苍穹里那闪闪亮亮的星星，看对面山顶那盏时隐时现的烛光和那萤火虫一同亮起。

山顶住着同行的科岩。初识科岩是在一次野外活动上，他悄然把一朵野花插在欣儿的衣襟上，欣儿俏皮地说：“路上的野花你不要采。”他笑，欣儿笑，田间的小虫子也跟着笑。

她像下乡的知青被安排住在村上老支书家独立的一间房里。老支书两口很是和蔼，总是好吃好喝的就邀了欣儿去。那时科岩想必是要追求她的，时常来看看她。一开始，她是很骄傲的，不理不睬的样子，曾告诫他不要再来找她。那天，欣儿上完课一下就病了，

像是发烧吧，好像还严重些，午饭没吃就躺下了，也不知昏睡了多久。科岩鬼使神差地就出现在她的房门前，使劲的呼唤她，老支书两口也帮着呼唤了好一阵子，终没有回音。科岩急得砸开了房门，看见病床上的欣儿，眼泪就下来了。一扭头走出房门，步行了6里多的山路到小镇上买了药又折返回来，看着欣儿吃了药，才风急火燎的返回山寨去了。面对科岩的热情照顾，欣儿心底的冰山一角开始悄悄融化。

以后的日子里，每周一，他们相约走几里的山路，到山脚下分手。然后他开始爬上那条去彝家山寨的羊肠小道，欣儿也就默默地看着他走远，渐渐消失在那块山头。此时，欣儿感觉她和科岩就像两片随风飘落的树叶，飘散在山的这头和那头，任由岁月遗忘。周末，他总为欣儿带来彝家的玉米糕和熟牛肉，山涧的野茶花和一路的故事。这时，欣儿忘掉了山沟里的孤独和

寂寞，快乐得像个孩子。

春夏秋冬，总有两人同行，摘野花，拾枫叶，玩雪球。记忆里，科岩是一个好大哥，好朋友。那天，他含蓄的告诉欣儿，他每天都会站在山顶上眺望，眺望山沟里那棵白杨树，欣儿听懂了科岩的感情。

第二年的春天，校外的那棵白杨也开始抽出嫩绿枝条。山外来了一位老朋友说欣儿太寂寞，山村太萧条。这天，他捧来一大束玫瑰，告诉她外面的世界好大好美，希望她能跟他走出山去。欣儿迷惑了，彷徨在选择的十字路口，也许她可以选择不再忍受山村的寂寥。欣儿把到山外的消息告诉了科岩，科岩送她走在昔日的小路上，两旁的映山红开得好鲜艳。“如果相爱，不要辜负！”科岩轻轻的挥手。欣儿心里似乎失去了许多，感到好沉重，好沉重，是放不下什么，还是怕带走什么。小镇上车来了，山外的朋友拉着她的手走上月台。“走吧，你还留恋什么呢？”是啊，山沟里的寂寞、无奈、期盼、等待，她到底还在彷徨什么呢？

欣儿回头看时，科岩一个人独步于那条山路上，可 he 是不孤独的，遍山的映山红将他映得好美。“如果相爱，不要辜负！”是科岩的声音还是自己的心声？欣儿问自己，生活的矛盾、斗争、残酷、无奈会将美丽的梦打得支离破碎吗？她想到小说《山楂树之恋》里的老三和静秋，想到了他们的爱情。老三说：“我喜欢‘静秋’这个名字，听到这个名字，即便我一只脚踏进坟墓了，我也会拨回腿来看看你……”可惜 26 岁就走了，从这个世界去了另一个世界。时间没能让他继续把静秋等下去，他们就这样迷散在岁月的风雨里，从此天各一方。静秋也走了，也没能实现她的诺言：等到老三去了，她就跟他到另一个世界去，永远呆在一起。只要是跟他在一起，在哪个世界其实也无所谓，都一样，在一起就行。而她最终去了美国。老三就一直活在静秋的记忆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忘记了他的笑容，忘记了他的脸，但是每当想起他时的那种感受，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老三的转身离开，是需要她用一辈子去忘记的。

不少山楂树迷质疑老三和静秋的爱情，欣儿觉得自己一丝也没有怀疑过，感觉他们的感情就那么真实地存在着，是不可亵渎那种。就像老三说过的话：“你可能还没有爱过，所以你不相信这世界上有永远的爱情。等你爱上谁了，你就会知道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

你是宁愿自己死都不会对她出尔反尔……”

“如果相爱，不要辜负。”欣儿念叨着科岩的话，一转身毅然决然就牵住科岩的手，害怕再分开。她是想明白了：生活并不是空中楼阁，平凡的人生，平凡的生活才是最实实在在的东西。他们不曾拥有什么，然而又拥有很多，山里的孩子，遍山的映山红，红红的枫叶，纤纤的小路，以及属于他们那一路的故事和欢笑。

那以后，不管春秋还是寒暑，总能看见科岩开着摩托车载着欣儿奔跑在山村学校泥泞的山路上。再后来他们结了婚，家住在小镇上，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婚礼很简单，可照片上的欣儿笑得很幸福。多年后，科岩也说：“欣儿，亏待你了，要不我们重办一次婚礼吧。”欣儿就笑了：“可恶的科岩，我总不能嫁你两次啊。”那时，家里只有个半自动洗衣机，每个周末，欣儿就站在乡镇的堰渠上看科岩淘洗衣服。九、十月份，天寒下来的时候，科岩把裤腿卷得高高的，把腿伸到堰里去，把欣儿的衣服在水里翻滚清洗，溅起一片片晶莹的水花。欣儿就在渠上采着野花，说着故事，然后他们穿越一片油菜花田回去了……

那时科岩说：“我要让你 30 年后不后悔选择了我。”现如今，时间已经十多年过去了，欣儿后悔了吗？好像没有。生活中，她和科岩爱的痛的故事太多了，就像天上的繁星布列在那里，一点，某一颗就蹦出来闪烁。

黄昏，欣儿和科岩牵着女儿走四桥。女儿在前面跑，美丽的蝴蝶结飞舞着，漂亮极了。科岩牵着欣儿的手在后面追。过了四桥，科岩指指闪烁的路灯说：“欣儿，你看，夜色多美啊，明亮的灯光照亮着人们前行的路。”

欣儿想：科岩，不管贫穷还是富有，请牵着我的手，我们一直就这么走下去。

早晨的风

文／王春娜

梦被朦胧唤醒！惺忪的早晨，肌肤还在打瞌睡，深呼吸，接受晨风的洗礼，让精神来场沐浴吧！

早晨的风还残留着昨夜的清冷。树梢的叶片还在蜷缩着给自己取暖，风轻轻路过，惹得枝条躲了又躲；露珠躺在草叶上摇摇晃晃，任风如何呼唤，就是难舍那温暖的被窝。趁风不留意，一个翻身投入大地的怀抱。空留一片绿在风中飘摇，摇出花香！淡淡的香带着冰镇的气息，探访着周身的每一个细胞，不自觉的一哆嗦将所有的迷糊赶得无影无踪。

早晨的风是鸟儿的歌唱！把心容在水洗的宁静里，倾听，倾听晨曦划过树梢，抚摸风的翅膀，轻轻！轻轻是生命在流动，从光阴流向光阴，天空没有留下痕迹。阳光温暖了记忆，温馨了风，风含羞的躲进了树荫，留下一地树影婆娑。一声鸟鸣从一树的翠绿中传出，一声唤醒一声，此起彼伏，调戏着温柔的风。听，鸟儿在为你歌唱，五线谱是风的足迹，从花瓣到树梢，从流水到山巅，张开臂膀将你拥抱。

早晨的风很慢。在开始忙碌之前，先给自己放个假吧，闲庭信步望尽云卷云舒。当第一缕阳光窥探大地，指尖划过风的记忆，温柔拾起越过蔷薇的旖旎。蝴蝶正用无根水梳洗，浓妆淡抹装饰自己。绚丽的风拂过心底，激起一池涟漪。清风徐徐带来翠绿的舒爽和黄果柑的芬芳，打开胸膛迎接一天的好时光。站在窗前面向阳光惬意的伸个懒腰，闭上眼，青山、绿水、枝叶、花朵、春天……原来世界这般精彩！静下心来慢慢感受，因为享受所以拥有！

早晨的风对老年人来说，经历了才更值得加倍珍惜。青葱的岁月就像这葳蕤的春天，除了拥有无限的生机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还有大把的光阴。就算是跌倒了，还有时间爬起来继续追赶；就算是偶尔蹉跎一下青春，只要觉醒就还有机会。每逢休息时段，爱睡懒觉的大多是年轻人，你又可曾见过哪个正常的老年人会睡到日上三杆？天刚蒙蒙亮，就开始出现了老年

人的身影。对他们来说，青春一去不复返了，但他们可以把握每一个清晨。清晨的风梳理着花白的须发，是在找寻又多了几根白发或是还剩多少黑发？早晨的风啊，拍打着不再挺拔的脊背，希望将青春的力量注入沧桑的躯体。走了这么久蓦然发现，青春不应只是固定的年龄段，只要心不老，耄耋之年也是春天。珍惜眼前，把握崭新的每一天，让清晨的风把年轮倒转。

只要把自己融进了清晨的风里，清晨就是你的！

庭院深深关不住早晨的风，跟随锄头的身影来到田间。田里的黄果柑早已结束了这一季的集训，分赴属于它们各自的位置。新一届的花朵站满枝头，洁白一片镶嵌在绿色的海洋里。偶尔有几片落叶飘落，打着转，潇潇洒洒，凋落在此刻并不是一种伤悲，而是回家的欢悦。风是花的闺蜜，临行时总要送上一程优雅的记忆！果树下那挺不直的脊背随着锄头的跳跃起起落落。阳光躲在树冠上，熏蒸着瘦弱的身躯，汗滴从额头上一点一点滚落下来，落在锄头手柄上溅起水花洒落。累了直起腰，透过茂密的绿，找寻一丝渐渐炎热的清爽。早晨的风啊，在头顶徘徊了许久，终于有机会略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轻轻的拭去额角的汗滴，抚摸涨红的布满皱纹的脸颊，如果这样还不够，那就发动茫茫一片果树林吧，花瓣在空中飞舞，带来清爽也带来花香；还有那续在枝头的黄果柑，在风的召唤下，摇摇晃晃，希望得到青睐，为你解去一分疲乏。

早晨的风带着问候吹进心里。尚在读书的孩童踏着清风，行走在清晨的第一缕霞光里。路过田间地头，淘气的风啊，吹乱了一头秀发，顺着风的方向看见了你的身影，或是弓着背播种希望或是昂着头打点春天。

“爷爷！我去读书了！”稚嫩的声音驾着风的精灵驶向日渐苍老的耳蜗。抬头望着早已湮没在春天里的背影，笑了，满脸的皱纹堆积得比眼前的黄果柑花还要灿烂。锄头抡的更带劲了，每一下都是秋天在招手！

早晨的风吹吧，吹向每个人的心坎，面向太阳！

晨跑的力量

文 / 杨洪

我算不上晨跑爱好者，只有过断断续续的几段晨跑，每一段都有着不同的推动力量。

中学时候，有过一段晨跑。

天气越来越冷，睡上铺的哥们儿约我晨跑。心头一热，我爽快答应了，可在之后的日子里，几乎都在为这一爽快答应而后悔。冬日的黎明前，热被窝的吸引力实在难以抗拒，而每当他起床弄出动静的时候，这股吸引力更加强烈。他穿好衣服下到地上，轻轻拍醒我的时候，我总是在心里嘟囔着：“你要是忘了我该多好”。然而，我实在不好意思“下软蛋”，总是硬着头皮三下五除二穿好衣服，哆嗦着冲进黑暗。

跨过大渡河，奔向楠桠河，到温泉宾馆折回，这是每天的晨跑路程。被“拖着”跑步，心里有莫名的枯燥与无奈。路灯一盏又一盏，一样的清冷；一双影子从脚下出现，越拉越长，又消失在下一盏灯的光亮里，一样的单调；体内的热变成颗颗汗珠，不断在额头长大，再慢慢从脸颊滚落，画出一条条痒痒的小河，也难有多大新意。那个温泉宾馆就是心理上的终点，不仅因为到那儿就可以往回跑，还因为里面有热气腾腾的温泉水，想着也舒服。

这段充满悔意的晨跑坚持到了那年寒假。后来考取了师范校，其间有过两年的晨跑。不同的是，这段晨跑有着甜蜜的动力，因为她就在坚持晨跑。

出学校绕过两条大街，冲上张家山的陡坡，下山后再从近道返回学校，每天的路径似乎串起了北斗七星。大街两旁的法国梧桐整齐列队，宽大的树冠隐约透出依稀的灯光。在微弱的光线里寻找那熟悉的身影，等到确认是她，赶紧挥挥手打个招呼。那种期待占据了整个心灵，那种感觉不亚于第一个冲过百米赛跑的终点，一整天都会精神爽朗。要是哪一天没有见到，那份焦急和失落，又将带来整日的沉闷。

后来，她成了我的爱人。

再后来，当年的温泉宾馆被拆掉建成了楼房，其中的几间屋成为我们的家。搬家那天，我突然怀念脚

下曾经雾气升腾的淋浴室。冬天里，总是在脏得像泥猴的时候，我们这帮农村娃才结伴去那里冲个彻底。更有意思的是，曾经的晨跑终点，现在变成了起点。

然而新起点开始的晨跑并未马上开始，一天天推迟到儿子八九岁的时候。

生长在钢筋水泥框子里的孩子，没有我们小时候漫山遍野的野跑，也没有三五成群跳房踢毽子的嬉戏，更恼火的是几乎没上过两节像样的体育课。带着一种隐忧，我说服儿子跟我一起晨跑。父子俩并肩跑步，确是一道不多的风景，每天都会收获晨练族们赞许的目光。那段晨跑从暑假开始，只坚持到了深秋。但在那些日子里，我一点点教会他跳绳，还教给了他蹲踞式起跑、蛙跳、弓步、压腿等基本的体育常识。之后，他不再惧怕体育课，而且逐渐爱上了运动，如今已是一名篮球迷。

现在正在进行着的晨跑，开始于半年前，每天距离约5公里。这次，是被爱人拎着跑的。

“年入不惑，该运动了。”我深懂着理论，却懒得落在行动上，总是摆出没时间、没场地等一大摊客观原因。为了拎我起来，爱人也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威逼加利诱，最后用上了“科技手段”——推荐我用上了一款手机计步软件，每天在朋友圈里PK，儿戏一般的比拼居然让我乖乖离开了早上的热被窝。

刚被拎起的时候，也有过中学时代的不情愿，但很快又变成了很乐意。这种转变，在夫妻并肩跃动的影子中，在与晨跑熟人挥手示意中，在额头滴落的汗珠里，也在一口口新鲜的空气中，在一阵阵哗哗的流水声里，还在那酣畅淋漓的热水澡里……到现在，要是有几天没跑，身体就会以各种不适发出警告，而在一阵奔跑之后，状况全无。晨跑正在变得不可缺少，我也开始扮演督促爱人的角色。

数九寒天，阴冷异常，而路灯下肩并肩的跃动，总有一股强劲的力量。

春暖乡间

文 / 康茂杰（学生）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又到了百花争艳的时节，当春的使者将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时，暖意弥漫了这乡间小城镇。

是谁说硕果累累只在红枫叶的金秋时节？这片土地却固执地让硕果与百花试比香，孕育出清新可口的黄果柑，在春雨的洗礼下它放肆得展示着细腻诱人的皮肤。夕阳西下，遥远的天际留下一抹嫣红。劳作后的人们放下锄头，扑扑衣上的灰尘，“贪婪”地享受着一粒粒果肉在味蕾绽放，任霞光散落肩头，发梢。

阳春三月，朵朵桃花传递着爱的讯息。年轻的情侣漫步于红石滩。阳关照耀着女孩泛起微微红晕的脸庞，她静静地向前移动步伐。暮然回首，一直紧跟其后的人却已不见踪影。她四处张望，搜寻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忽然一双坚实的臂膀从身后将她环抱，手捧一束野花。女孩轻轻地靠在他的胸口，细细聆听着世间最柔软的声音。面对这亘古不变的奇石，男孩许下至死不渝的美丽承诺，颗颗水晶从女孩眼角滴落，滑进了男孩的胸膛，装饰得红石闪闪发光。

那乡，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如今的我伫立于异乡的土地，大厦林立围绕，脚下是一块冰冷坚硬

的大石板。耳畔没有鸟儿滑翔天空时的清脆，有的只是昼夜不减的鸣笛和反复盈天的喧闹。夜幕降临，斑斓的霓虹灯充斥着城市，将天边照得敞亮。我向着家的方向，远处吹来阵阵春风，掺着果香暖暖的抚过脸庞。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今夜，月从天际泻落了一地的清辉，我将乘着这柔情，回到那片温柔乡，在梦里！



从大渡河到夹金山

文 / 何文

船工，强渡大渡河的第十八勇士

1935 年 5 月 25 日，那个被乡亲们叫着“帅老幺”的 20 出头的小伙子帅士高，带领另外 3 名船工与战士一起登上船时，身上没有穿战衣，手里握的也不是钢枪，依然是用惯了的长桨与木橈。

虽然面对的是同一条河，但这天真正的困难不是湍急的流水与汹涌的险滩，而是比隐藏在水中的暗礁凶险千倍的敌人碉堡，是比能打翻船的浪子还凶猛的雨点般飞来的子弹。

你们义无反顾地跳上船。那一刻，你们与那些视死如归的勇士一样勇敢。

你们离岸的第一篙，就是向敌人发动进攻的第一枪！木船劈波斩浪，载着十七名英勇的红军战士冲向胜利！

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的英名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在今天，我们要浓墨重彩地补上一笔，将那些挥桨的船工，命名为第十八勇士！

在安顺场的红军纪念馆，面对帅士高等五名船工的照片，以及运送红军渡河的 77 名汉、藏族船工，久

久地凝视，想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

对着这些英雄的名字，我深深地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尖头船，红军长征的诺亚方舟

尖尖的船头高高翘起，像大渡河翻卷起的浪头，但再高的浪子也高不过尖尖的船头。

站在纪念馆里这艘造型奇特、因历史久远而有些斑驳的木船旁，我耳畔隐隐响起红军战士雄壮的呐喊。

船头向着大渡河，轰响的流水声从河里涌到船边。船板上的木纹全部复活成一波波的水纹，挣扎着要与大渡河融为一体。长桨与木橈还坚守在岗位上，等着船工的一声吼，立即就能辟波斩浪，纵横大渡河。

要摆放下这艘长长的木船，那间宽敞的陈列室还是显得有些狭窄，但就是这条长长的木船，在 1935 年的 5 月，却是显得那么的狭小，数万名红军将士，要靠着它一船船渡到胜利的彼岸。

这船比起 1927 年嘉兴南湖上的那艘红船，还不够鲜艳，也不够引人注目；比起 1949 年百万雄师横渡长

江的那些风帆正劲的渡船，还显得太过单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共和国革命史上重要的船之一。它让红军长征的道路没有被流水冲断。

在最危急的时刻，它将中国革命渡向胜利。

那一刻，这条小船是红军长征途上的诺亚方舟。

安顺场红军雕塑，大渡河的河神

从雕塑的基座说起，从大渡河的流水与涛声说起，才能准确描述这座雕塑。

一个接一个的浪涛以浮雕的形式涌动在基座上，与大渡河的流水紧紧呼应。坚硬的石头似乎都有些颤动。一艘尖头木船在基座的波涛里颠簸，但无论多大的风浪，那船一直将水压在身下。

这是用图形复原的历史，用线条记录的史诗。

从渡河的战士中选取一张面孔，简单地勾勒在石头上。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张面孔，让亿万年来桀骜不驯的大渡河俯首在基座下；让这条在坚硬的山崖上也要冲刷出深深峡谷的猛水变得温顺；让给沿岸带来无数洪涝灾害的河流安宁下来。

这片曾经因水灾与泥石流被毁的地方，用安顺作为地名祈求平安和顺的愿望被大渡河水一次次冲刷得绝望时，红军带来了真正的平安和顺。崭新的房屋，优美的环境，富裕的生活，已成为人间真正的乐土。

从此，这里的人们将这座雕塑上的红军战士敬为河神。

由坚定信念点燃的火把不可能熄灭

当地人一直把那晚的奔跑说成是星星在地上飞。

历史的记载因为客观的叙述而缺乏诗意与传奇：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全程 320 里。大渡河水滔滔而下，红军肩负着光荣的使命在崇山峻岭间逆流而上。一面是悬崖陡壁，一面是奔腾咆哮的大渡河，河边那条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一定是旧中国最难走的道路。

时钟似乎也在急行，夜幕已经降临到 1935 年 5 月 28 日晚上 7 点钟时，离泸定桥还有 110 里，29 日凌晨天亮前必须赶到。太阳将红军摆在路上，这是旧中国最黑的一个夜晚。

天降大雨，把战士全淋透了。冒着雨，踩着泥水

前进。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敌人的增援部队也在连夜奔跑想抢夺胜利。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跟对岸的敌人赛跑。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每个战士内心都亮着一把由坚定信念点燃的火把。

当新的一天来临，红军已经站在了泸定桥头，被初升的阳光镀成金色的英雄群像。

那天晚上点燃的火把在革命者心中一直亮着，再没有熄灭过；一直亮到延安，亮到新中国成立。

红菩萨，红军在夹金山下的又一种称呼

红菩萨。

居住在夹金山下的硃磧乡藏族居民至今仍然习惯这样称呼当年的红军。

这些淳朴的居民，神一样地敬着那支队伍。

这样的叫法，不只是因为头顶上的五星与领章的颜色，是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心是红的，血是红的，行动也是红的。

手里拿着枪，却不是横行人间的凶神恶煞。他们和蔼可亲，待人宽厚，医病治伤，公平交易。仿佛是菩萨的化身，是天神的队伍。

硃磧的藏民们一再地对我们说，那是红菩萨，红菩萨！

嘴里说到红菩萨时，自然而然地双手合十，举到胸前。

用一小片领章上的红抵御雪山的寒

六月炽烈的阳光，经过夹金山上积雪反射后，只剩下融化不了的寒冷。

在 4000 多米的海拔上，一阵风就将厚厚的羽绒服吹透。冷峻的夹金山并没有给热情高涨的游人们以热烈的拥抱。隔着 80 年的时光，气温并没有比红军长征时更暖和。

穿着厚厚防寒服的同行者，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匆匆地合影，又匆匆下山，像一伙意志脆弱的溃军。

我忍不住想象当年红军单衣翻雪山的壮举。想象着那衣服能够避寒的秘密。对比历史的照片，发现身

上这厚厚的衣服与红军战士最大的差别是领口上少了两块鲜红的领章。

两块面积不大红布做成的领章，像两簇红红的火。让人内心也跟着燃烧起来。

两块鲜红的领章，像两块坚固的根据地，保持着永不褪色的信仰。

在信仰不再坚挺的时代，在让人迷惘的世风中，我们都需要有一块这样的领章，像火一样，成为我们的温暖源。

在石棉的夜晚——写给石棉的朋友们

对于一个喜欢做梦的人来说，白天的阳光完全可以忽略。

从傍晚开始举杯吧，不为相逢；来，我们先为太阳餞行，把夕阳的最后一缕霞光一饮而尽。

杯盏不停，庆祝月亮升起；来，高擎酒杯，朝拜一样，让月光斟满，我们喝下这光明的火焰。

繁星满天。我们接下来，就一颗星星一颗星星地喝吧。直到启明星也打起瞌睡。

我好像记得烧烤摊是在河边吧？

你们说，夜风寒，需要一笼篝火。你们还说，只有火太过单调，于是将美食烤上。

但我们真是不合时宜的人，别人都在大声说着股票，谈论反腐。我们却在烧烤中加入诗歌，摄影来调味，我们还全都津津有味地品着。我们高声喧哗，璀璨的路灯也驻足成为听众。其实，我们应该邀请它坐过来喝一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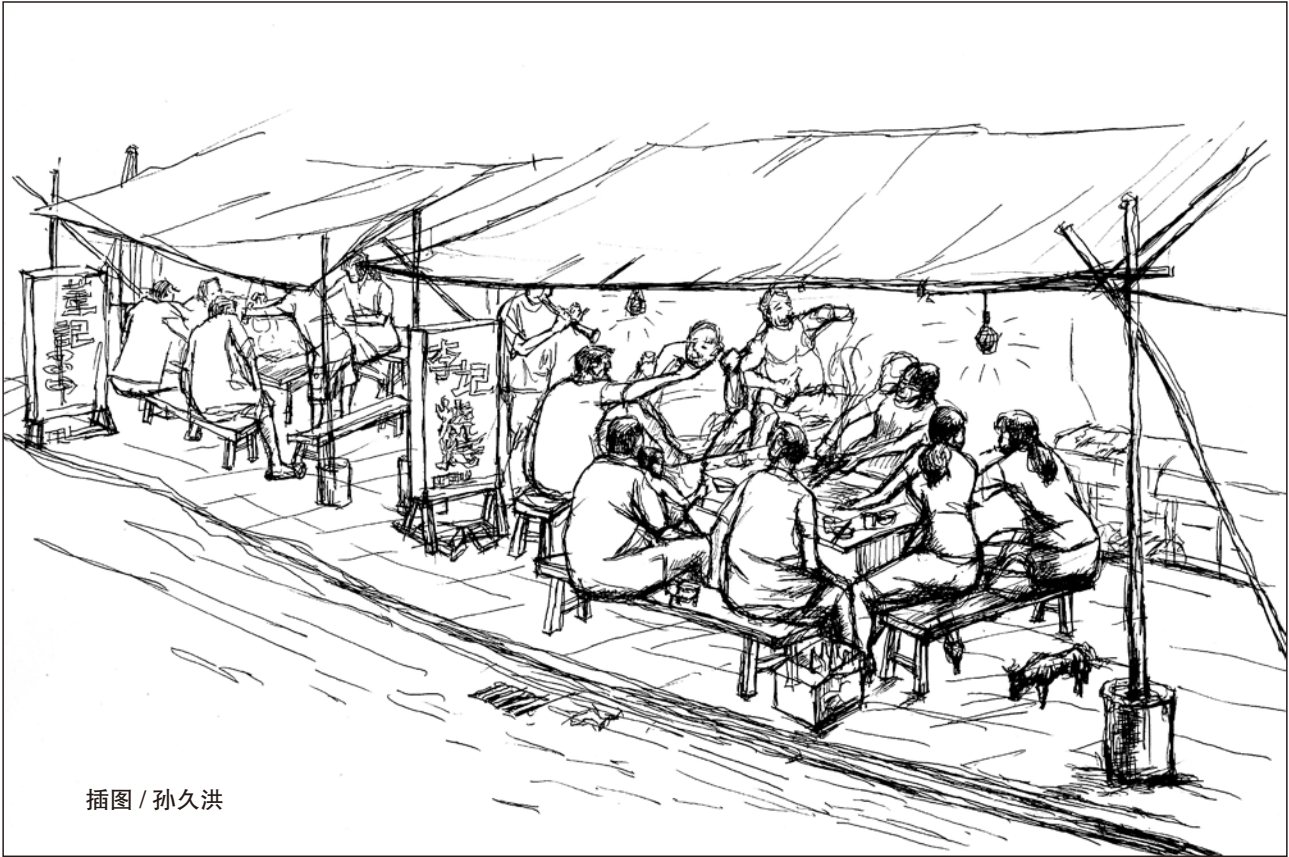
南桷河以涛声加入我们。雄浑的嗓音涛涛不绝，劝得人频频举杯。

踉跄的醉步，最容易走进梦里。

我睡着了，左手还保持着握杯的姿势。

妹妹，酒后的话还算吗？你欠我的三千盏醉人的酒何时还？大渡河的涛声又把酒杯斟满，你劝酒的声音从梦里响到凌晨！

在石棉，我没有过客的感觉。醉过一次，我再没把石棉当作异乡。



山楂树

文 / 静子



插图 / 马欣

绿莹莹的黎明中，树林尽头有一株看不分明的山楂树。

我听见了低低的燃烧，大河卷成螺旋，驮着浑厚的古老影像，露出了一截金黄的底片。那里有一座静止的钟，还有一道笔直的呼吸，像诸神在赞美诞生。

黑暗的斧头依旧成群结队地砍伐着，我惊颤的土地曾经被暴风雪切割成一块块，抛向暗哑的天空。时间的桥洞下，影子弯下腰，与悲欢漩涡里的我紧紧拥抱。

在这个猝不及防的春天，我只看见一株缓缓发芽的烛。

蔚蓝色的蝴蝶飞向八方，大合唱消失之后，尘埃们又抬高了一个音阶。

是什么飘过大雪覆盖的绝望？近处，穿越理想国的石碑从疼痛中一寸一寸苏醒。比驿路还起伏的远方，旋转的世界尽头呈现出银亮的心跳。

我依稀看见一株山楂树在瑟瑟发抖，然后又静静地耸立在晨曦里。

堤岸的闪电来自缓缓上升及下沉的万物，为了最初的一颗热泪，一只蝶以舞蹈者的悲壮登上荒原，又在茂盛的花园隐藏起来。

长途旅行的一只蚂蚁，惊慌失措地在我的掌纹中发现了岔路口。

河床上，我正打捞闪亮的钥匙，一千零一面镜子耸立在四周，我看不清自己真实的面孔。我逃亡于天地之间的战争，狭小的命运看不见等待犁铧的莽原，看不见一把孤独的锁，看不见森林的视线上扑打双翼的词语。

追不上万物的背影，丢失简单的种子。我看见那旋转中的旋转，一颗红山楂渗透了苍茫中的灼热。

如果在倒影里，浩大的圆镜照着我，我看见一只蚂蚁承受许多苦乐，颠簸在浩渺的汪洋上，像一个历尽劫难的勇士。

破晓的失语缘于岸的若隐若现，缘于桨的沉重下双手缓缓的动摇。当百味相煎，一束光穿透植树，勾勒出摆渡的船。

一颗珠子轻轻包裹了我。风的口形里，我感谢那刻骨的痛，感谢为了见证铭心的爱而被黄昏遗落的万家灯火。

那几乎是泥土悬挂的星座。

用一生的气力盖一枚邮戳，够不够驶入人类攀援的波涛？山峰轰然倾塌，在冬天的另一端，即使我看到的仅仅是自己的眼睛，也已经不再卑微。

我的晚茶情

文 / 姜红伟



插图 / 马欣

我最喜欢晚上的时光，特别是在月朗风清的夜晚，静静的坐在书房里，打开台灯，放下一天的疲惫与辛劳，任月光轻柔的照进窗棂；泡上一杯浓茶，一边读书，一边品茶，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感受一种从未有过的温馨；静静的夜晚，静静的月光，淡淡的茶香弥漫着整个书房，沉浸其中，荡涤尘埃，慢慢享受清洁舒适的感觉。

特别是读到精彩处，置身于茶香与书香，享受这种无穷的乐趣。有时来了灵感，便坐在电脑旁，轻轻的敲击键盘，记录自己心灵的文字，像一串串美妙的音符，伴着淡淡的茶香，飞进了我的每一篇文字里。在淡淡的茶香里，在夜晚静静的时光中，我最爱听《荷塘月色》“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弹一首小荷淡淡的香，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推开那扇心窗远远地望……”如果让我剪一段时光，我必定是要剪晚上这一段。剪，是一种心境，就像从花枝上剪下花朵一样，时光之剪上留有缕缕芬芳，可以让人轻松愉悦起来。温馨而静寂的夜晚，有茶香为伴，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静静的夜晚，泡茶的时候，我喜欢看茶叶在水中曼妙舞蹈。那一片片历经岁月采摘的茶叶，一遇见水，仿佛遇见了知音一样，便亲切的交谈。这些茶叶是水中的精灵，遇沸水立即舒展开来，使人仿佛在舞台上观看一场惟妙惟肖的舞蹈。那些茶叶，仿佛是一尾尾的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直至袅袅茶香弥漫。一缕茶香，满室清芳，我最喜欢的就是在夜晚，在这种晚茶弥漫的香气里；有时感觉自己喝酒微醉，有些飘飘然；那种微醉之感，是夜晚最唯美的一种享

受。我把茶倒入杯中，慢慢品味，细细享受美好时光。“心随流水惹香茗，身似闲云捕茶清。”茶无需名贵，也不必懂得茶艺，饮茶饮的是一种随意散淡的心境。

清茗酬知音，茶诗韵味深。宋代苏轼的《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晚禁三碗，生听荒城长短更。唐代白居易的《萧员外寄蜀新茶》：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享受夜晚的一段美好时光，享受一杯淡淡的茶香。有时会令我深有感悟，舌尖与茶香碰撞的瞬间，我忽然间生出对生活的感恩之心：能够剪出这样一段时光留给自己，人生的所谓烦忧又算得了什么？有这么多美好等着我们去品味，一切都可以云淡风轻。

茶香四溢，何来仙境，清风入座，便有禅心。新茶一杯飘古雅灵气，老壶数盏盛淡然好风。我不仅喜欢一些饮茶的好诗，一些关于饮茶的对联更是喜爱，读过一篇终身难忘。

喜欢夜深人静的夜晚，更喜欢在静静的夜晚里品晚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留一段温馨的时光给自己。从容的面对人生的潮起潮落。人生优雅平和的风景已然初现，正是应该学着品鉴人生之时。所以，真的不用那么急着赶路，更没有必要因青春逝去而失落。人生最美是中年，善待自己，找回一份淡然和宁静，找回一份轻松和优雅。

饮一杯人生的晚茶，学会张弛有度的生活之道，便能把生活过成一首悠长的诗。饮一杯人生的晚茶，学会从容与淡定，走向一个又一个温馨浪漫的梦。

故乡的桥

文 / 倪丽英

我的故乡，一个不过方圆几公里的小小县城，座落在群山脚下。随意爬上一个小山岗就可以一睹整个县城的容貌。

从高处俯瞰，石棉县城静静地依偎在两山脚下。奔腾不息的大渡河，是上天赐予的一条圣洁哈达，日夜守护着石棉这颗璀璨的明珠。日夜吟唱的南桷河穿城而过，将城区一分为二。

有了河的存在，便有了桥的存在。

桥多，自然而然成为了石棉的一大特点。

从雅西高速下来，出了收费站，迎接你的首先就是一座大桥。俨然石棉的一道大门，跨进门槛驶过大门即刻投入石棉的怀抱，便有了回家的感觉。

沿着大渡河而上，往日的石棉老桥早已了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新桥正在建设当中，粗壮的桥墩已然稳稳地屹立。通过岩子村新桥跨越大渡河，进入石棉的围城路，随即看见稳健的大渡河大桥、历尽沧桑的石儿山铁索桥横跨大渡河，桥的这头是石棉县城，另一头是通往泸定方向的217省道线，是与外界交流的平台。

围城路延着大渡河逆流而上，到了南桷河与大渡河的交汇处则改变了走向，又顺着南桷河一路向上。

这时就有了南桷河之上的五一五桥、彩虹桥、三桥、四桥，连接着县城的老街和西区部分，将一分为二的城区自然地融为一体，有了纽带的意义，人们来去自如。

自古以来，桥的本身就是一个交通枢纽，石棉的桥也履行着这一重大使命。假如没有桥，石棉无意会成为一个孤岛，人们将会成为井底之蛙，笼中之鸟。桥的地位非同一般。

但仅仅如此吗，桥的本身难道不是一门艺术？看，能工巧匠留在桥上的那些巧夺天工的雕刻作品，设计者设计出数不胜数的各式廊桥、吊桥、索桥、梁桥、石拱桥，形态各异，让人陶醉、流连忘返，不再只是为了过桥而过桥，而是在感受一种艺术的风采，文化的气息。

石儿山铁索桥（也叫石棉大桥），历经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遍身都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记载了西南地区血肉书写的抗战路历史；作为当时我国的第二大悬索桥到今天依然不乏大气之势，桥的钢索深深地嵌入对面山上坚固的岩石里，让桥与山浑然融为一体。一根根悬吊的钢索有序排开，桥身至今保存完好，像

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遗存于大渡河之上。走上索桥，锈迹斑驳的桥面和铁索，带你走进一段历史，也让你对那些血、泪、火的历史浮想联翩。相信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来的游客，经过此桥都难以忘怀。

其它的桥，都是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在结构造型上属于平桥。

夜幕降临，整个石棉县城灯火辉煌，如同披上了一件五彩霞衣。彩虹桥上霓虹灯闪烁，赤、橙、黄、绿、青、蓝、紫，幻动迷人的色彩，倒影幽幽南桷河上，水中空中的桥顿时浑然一体。桥的一端是石棉最大的露天世纪广场，闲暇的人群扭动妙曼的舞姿配合一抹柔情。桥上，甜蜜的恋人，温馨的夫妻相拥依栏，晚风轻轻拂面而来，荡漾霓虹映照幸福的脸庞。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诗情画意。

桥，不仅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也已然融入到人们的心中。孤独落寞的时候，找一处桥栏依靠把心寄托。心情愉悦的时候，漫步桥上静静聆听河水流淌的声音。春暖花开的季节，约上三五好友去郊外寻找小桥流水人家。炎炎夏季，桥则是人们纳凉休闲的好去处，伫立桥头或桥上任凉风拂去心中的燥热。仲秋的夜晚，站在桥上仰望星空，一轮满月似一座心桥连接你我他。即使寒冷的严冬，晨练的人们也不忘来到桥上伸伸腰

踢踢腿舒活舒活筋骨。

温文尔雅的南桷河流过五一五桥，即刻涌入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一路咆哮而去。带着一路的虔诚与向往，带着石棉人们的一首“石棉欢迎您”，走向外界，走进更多人的心。

我在心里慢慢悉数石棉的一座又一座桥，心也随之沉：且不说它们的结构造型难有什么独到之处，就单单名字而言好像也逊色了些。什么三桥、四桥、彩虹桥、南桷河桥等等一系列的桥名，就没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石棉经济比较发达，石棉人潮流时尚，可石棉县城这些桥的名字却有土得掉渣的感觉，显得石棉人都没文化一样。外地人一听桥名，或许以为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要不然怎会有这样的名字？修一座桥耗资不少，应该让它“名符其实”！让它成为亮点！让它真正具有实用和观赏的双重意义！正在建设或是将来要建设的桥，是否能让它们在名字上就先抓住人心，让人想要有一睹为快的冲动呢？继而在视觉上也能有所突破，给人一饱眼福的快感？

真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桥也如同黄果柑一样成为石棉的一张名片，让四面八方的朋友慕名而来，乐在其中！



插图 / 孙久洪

随想二则

文 / 任相岭

一

阳光从遥远的太空洒来，到了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其温度刚刚适宜地球上生命的繁盛。这神奇的生命之源常常让人感佩庆幸，敬畏之情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愈加浓烈。

日光明媚，和煦的秋风拂过天地间，抚过因无所依托而孤寂无助的灵魂。“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古老先贤们的胸襟文采一直为我敬仰着。

周末，蓝天白云和凉爽的秋风引领着我来到响水沟。

这小山沟离石棉县城近，环境优雅，水质甘甜，清冽的小溪旁已经来了几拨人群，山水间回响着孩子们纯真的嬉笑声，大人们则忙着生火洗菜，准备野炊。

继续往里走，山谷越来越仄陡，溪流一会儿散开，一会儿聚拢，浪花溅起来，被阳光照了个通透，亮晶晶的一闪，又一头扎进它的大家庭里。

在山谷中间的一个巨石缝里看见一株顽强的生命，粉色的小花儿在阳光下绽放，蓬勃的生命力向四周喷发着，花朵们在微风中摇曳舞蹈，述说着对自然母亲的感激和礼赞，环境的艰难更加衬托出生命的伟力。我满怀敬意地站在这从小花面前，从它身上吸取力量，感悟生命的意义。

许多时候，卑微的个体就像一枚随风茫然飘零的孢子，来去不定。如同人生的路，由不得我们去选择挑剔，生存路上的艰辛和无奈、俗世的纷扰常常让人迷失了自我，失去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本真和欢乐，心灵家园的荒芜使我们一天天忘记了年轻时纯真的憧憬与飞扬的誓言，不知不觉变成了强颜欢笑的行尸走肉，苟且偷生于天地之间。

静静的坐在小花前，思绪翻飞，想着几十年来走过的路，庆幸与愧疚一起涌上心头，脑子里又响起那暖心的歌声：阿弥陀佛在心间，我坚守这信念；阿弥陀佛在心间，他教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不管路多艰辛，我愿意去，迈开大步勇向前……

二

再往里走，欣赏完“月亮沱”的幽深静谧后，峡谷越来越窄越来越陡，但见巉岩兀立，飞鸟惊绝，寒岚入怀，长蔓绕膝，杂树横生，清流激越。突然，一壁绝崖拔地而起，直指蓝天。我对着崖顶，把镜头拉近，惊异地发现另一番景象。

峰顶有两尊神一样的岩石背对而坐，象是互为背影，威严而又神秘，俯瞰着大地苍生。人类的想象力在大自然的面前是多么的苍白和贫乏，久久震惊于这大自然的杰作，敬畏之情油然而生，呆呆地望着这鬼斧神工的造化，心里想，要是我们的民族也有敬畏之心，信仰不缺失，那该多好啊！

啥时候开始，扶倒地的老人成了一件纠结危险的事情，有人调侃说：“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英雄不问出处，流氓不问岁数。”我们心中慈祥和蔼的老人形象什么时候异化了？千万不要让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成了社会主流啊，我们的创新能力不要用在发明膨大素、地沟油、苏丹红、添加剂上，维护食品安全已经刻不容缓，不能让连环自相残杀成为生存主题。海外国家在他们的公共场所用我们的语言写上“严禁吸烟、随地吐痰、高声喧哗。”这是我们民族的奇耻大辱啊，世界上那么多语言，为什么就特别要用这一种？不要一味怪别人，冷静想一想，我们自己有没有问题，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正在一天天远去，唯利是图变成了主流价值观，这样下去，将会出现更多的张精卫李精卫。

纪念二战胜利七十周年刚刚结束，就有大批人欢呼雀跃地涌到日本旅游购物，这无情的嘲弄更值得我们深深反思。

在关乎民族危亡的关头，窃以为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正视现实，以蔡桓公为镜，放下那张文明古国的老脸，敢于自揭伤疤，大力纠正世风，提升社会道德底线，以法律手段为主，大力进行国民素质教育为辅，人人自律反思，把一切都落实在实际行动上，一切都还来得及。

谁带领国人完成这存亡攸关的涅槃重生，谁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伟人。

我为什么不喜欢写了？

文 / 刘学森

关于写作这件事，我已经有些模糊了。我努力地搜索记忆，对写作的兴趣，最早可能启蒙于我上初中的时候一个姓周的语文老师。印象中周老师胖乎乎的身材，裤子和衬衣总是穿的整整齐齐。他上课的时候，总是拿着吓唬调皮学生的小木条，背在身后在课桌中间的过道中边讲边走。文学的魅力从他闲庭信步、镇定自若的谈吐中缓缓而出，有意无意中在我的心中埋下了几颗文学的种子。

但真正爱上写作，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尽管我读的是个与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但大学本来就是一个让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地方，以前偷偷摸摸看的小说，终于可以明目张胆的摆在自习室的书桌上，不用再提心吊胆被哪个老师没收了。

我回想起了2006年的那个冬天。寒风凛冽的夜晚，我认识了余华、苏童。特别是余华，第一次读他的文字，可以用颤抖来形容内心的感受，一开篇竟不忍释手。那时的自己是如此的热爱阅读与写作。每天晚上，都要与余华、苏童、路遥无声的交流到凌晨。那个时候的我，能大段大段的背下《活着》、《在细雨中呼喊》、《1943年逃亡》、《妻妾成群》等等小说中重

要章节的内容，一本《路遥文集》被翻得稀烂。阅读带来的快感犹如性般畅快淋漓，让人欲罢不能。这种偏执的阅读，给自己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灵感，随手的一物、一景、一人、一事，皆可触类旁通，信手拈来。而现在的自己为什么总是提笔忘句呢？原因还是在于阅读的缺乏，回想起来，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完整地读过一部小说，没有新鲜血液的补充，原来熟悉的内容也逐渐遗忘，没有了创作的灵感源泉，写作起来自然四处碰壁，这是我现在不喜欢写作的原因之一。

读多了就有写作的冲动。我后来写了一篇叫《红字》约六千字的小说，我为什么要写《红字》这篇小说？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多年前就已萌发的一点冲动。回想起来，主要是受到了两部小说和一首歌的影响。

第一部《福尔摩斯探案集》。最开始接触这个系列，还是上高中的时候，第一个看的故事是《血字的研究》，立即被其精彩的情节吸引住了。记得在看完这部小说的时候，我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开始萌发了写一篇推理小说的强烈冲动。《福尔摩斯》系列是一部学习写推理小说的教科书，他有一套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夏洛克·福尔摩斯与华生，一个聪明绝顶，一个略带

石中赋

文 / 王炳清

志新，此为校训，奉为圭臬，成长之指南；团结守纪，勤奋争先，此为校风，铭记于心，言行之规范。

汇棉城名师，聚有志青年。老熊岭晨曦微微，书生琅琅伴鸟语；大渡河暮色沉沉，灯光灿灿映波澜。凤兴夜寐勤耕耘，严寒酷暑不畏难。课堂上，春风化雨智慧启灵性；生活中，关爱有加温暖润心田。体验式德育，潜移默化，优良品性得沉淀；启发式教学，引导探究，知识能力皆发展。含英咀华吮传统文化之琼浆，仁义礼智融血脉，温良恭俭现行端；执经问义探宇宙人生之奥妙，勤学苦练长知识，注重创新增才干。园丁辛劳业绩卓然，幼苗茁壮栋梁参天。喜看桃李满天下，笑言俊才遍宇寰。荣誉室无数锦旗，社会上万千称赞。伟哉，石中！荣耀与日月争灿！

大渡河滔滔东流，志在入海；贡嘎山巍巍高耸，志在云天。人生梦，唯有拼搏方能实现；石中梦，全靠师生戮力筑建；中国梦，还需诸君加瓦添砖。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殚精竭虑谋发展，与时俱进谱新篇。人皆向往，人皆怀念，美好愿景，定能实现！

祖国西南，天府之边，横断山脉逶迤连绵；贡嘎山下，大渡河畔，璀璨明珠四川石棉。神奇之地，七擒孟获有流传；历史名镇，翼王悲剧留喟叹；长征遗址，红军勇士谱华篇。京昆高速穿境过，国道纽连云藏川。

群山环抱美丽棉城，绿水环绕石中校园。国家栋梁之苗圃，地域人才之摇篮。一九五七，开荒辟土初创建；几代前贤，披荆斩棘求发展。二〇〇八，震灾无情损校舍；二〇一二，灾魔再度袭校园。协力同心齐重建，脱胎换骨展新颜。阶梯地形，喻办学水平步步升攀；庭院结构，显大家庭之融融温暖。草坪茵茵，绿树青青，蕴自然之生机；操场阔阔，楼房巍巍，凝文化之精气。美哉，石中！传道授业之杏坛，敦品铸才之学苑。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石中精神代代承传。廉洁奉公邓元禄，校长楷模；德教双馨石中人，敬业奉献；品学兼优有赖宁，英雄少年。经验积累，历史沉淀，提炼为办学理念。奠基人生，办学之宗旨；尊重尊严，核心价值观。制度，正常运转之保障；文化，推动发展之力源；战略，撬动提升之杠杆。厚德启智，求真



恰好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音乐怪才以福尔摩斯故事为背景创作的作品，其实也在讲故事，只是方式换成了旋律。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发现终于找到了创作的催化剂。连续数月的晚上，我一边听周杰伦的歌声，一边复习福尔摩斯与黑根的故事，此时，音乐与文学，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终于在某个深夜，欲望如火山喷发，汹涌而出。我猛然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吼道：

“我要写一部关于推理跟勇气的小说，哪怕读者只有我自己！”

现在的我为什么不喜欢写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了当年的创作冲动与激情，面对写作的艰难，我已经失去了勇气。在给《红字》结尾的这几天里，我不得不再次复习福尔摩斯的重要章节，在草稿纸上反复推敲，尽力设计，不断冥想，弄得自己面色憔悴、神情紧张，实在是一件太痛苦的事情，这是我现在不喜欢写作的重要原因。

笨拙，一主一辅，相得益彰。几乎所有故事都按照发生案情、华生前台遇到各种疑问、福尔摩斯隐藏背后，关键时候出面擒获真凶、最后通过回答华生的提问交代前面设置的伏笔。这种模式化的方式，对初学写推理小说的人来说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当我一口气读完了《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后，这种模式化的写作结构已经烂熟于胸，自己写作的冲动越来越强烈。

第二部《教父》。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当看完第一页，我就对这部小说产生了强烈兴趣，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为什么我会如此迷恋它？我想原因是自己当时正处于由男孩转变为男人的重要节点，自己迫切的想知道到底怎样才能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哪里答案比《教父》更标准呢？

第一个标准的答案是黑根。我一直对黑根这个人物形象情有独钟。为了报答考利昂家族的收留之恩，几乎把自己生命的全部献给了这个家族。从汤姆·黑根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成熟男人应具备的品质: 睿智、沉稳、忠诚。即使在向人发出死亡警告的时候，也保持了文质彬彬的礼貌。当老考利昂的女婿卡罗因为自己的错误导致桑儿被伏击身亡后,黑根并没有怒骂他，“他学会了绝不发出威胁的涵养,这是老头子教给他的，但是卡罗正确地领会到了言外之意，他如今是九死一生”，每次读到这里，背后都有股冰凉的感觉。

关于一个男人到底能承受多重的问题，《教父》同样给出了答案。桑儿被打死后，老考利昂去殡仪馆见儿子最后一面，在揭开裹尸布之前，老考利昂仍然保持他一贯的礼貌，说话的语气仍然平静，但当揭开毯子的一瞬间，“老头子感到头昏眼花，他伸手抓住勃纳瑟拉，免得晕倒”，城府最深的男人，他的隐忍可能也只能到这个地步了。当年我读到这里的时候，身体犹如触电一般猛然颤动，为什么说《教父》是经典，经典就是即使距离很远、时间很久，作者依然可以让你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老考利昂失去儿子的切肤之痛。

读完《教父》，我决定从此不再写软绵绵的情诗，不再发空洞滥情的感悟。我要写故事，男人的故事，智慧的故事，人性的故事。这样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但仍然没有清晰的头绪，沉淀需要爆发，但还缺乏催化剂的刺激。



自行车比赛 摄影 / 蜀山沫水

我县举行“感恩奋进·携手圆梦”庆“五一”广场舞比赛

4月27日，石棉县举行“感恩奋进·携手圆梦”庆“五一”广场舞比赛，来自机关、乡、村的21支舞蹈队共500余名广场舞爱好者参加了比赛。参赛舞蹈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充分展示了石棉人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职工舞蹈队带来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赢得了评委和观众的一致认可，勇夺桂冠；兵舞神怡队的《再唱山歌给党听》和新棉镇老协的《彝寨欢歌》获得亚军；老街文艺队《北京的京山上》、川棉文艺队《红梅赞》和供排水公司《舞动旋律》获得三等奖。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袁久胜，县委常委、县总工会主席倪光明出席活动并为获奖单位颁奖。



上海文史馆重走长征路采风团到安顺场采风创作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4月13日，上海文史馆重走长征路采风团组织我国著名画家俞晓夫、魏景山、夏葆元、陈逸鸣等一行数人到我县安顺场采风创作，县文化馆组织书画美术协会会员及绘画爱好者前往观摩学习。

当天，画家们还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县文化馆向画家们赠送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胜利80周年——《石棉文化》特刊。



石棉县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胜利81周年暨第三届“体彩杯”自行车比赛

5月25日，石棉县纪念红军强渡大渡河胜利81周年暨第三届“体彩杯”自行车比赛有条不紊的在红军纪念碑广场顺利结束。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成都、乐山、雅安、汉源以及石棉的170多名自行车骑行爱好者参加，男子组第一名16分43秒，女子组第一名22分29秒，本次比赛的成绩将作为记录保留，待来年等待更多的参赛队员来将其打破。



感恩记心间

1 = C $\frac{4}{4}$
♩ = 75

作词：田文蛟

作曲：张艺凡

5. 4̣3̣4̣. 4̣4̣ | 4̣5̣ 6̣.5̣5̣ - | 3̣. 2̣1̣2̣. 2̣2̣ | 2̣3̣ 2̣.1̣1̣ - | 1̣ - - 5̣ |

我
我

5̣2̣ 3̣. 3̣ 2̣1̣ | 2̣.6̣1̣ - 1̣. 5̣ | 5̣4̣3̣4̣. 3̣ 2̣1̣6̣ | 1̣2̣ 2̣ - 2̣.5̣ | 5̣2̣ 3̣ - 3̣5̣5̣ |

喜 欢 房 顶 的 炊 烟， 我 喜 欢 檐 下 的 乳 燕， 记 忆 中 不 忘
留 恋 飞 泄 的 山 泉， 我 喜 欢 高 远 的 蓝 天， 记 忆 中 不 忘

6. 5̣ 2̣3̣. | 3̣. 2̣ 2̣.3̣4̣ | 4̣4̣ 4̣5̣ 6̣. 7̣ | 5̣ - - 0̣5̣ ||: 1̣. 2̣3̣ 7̣ 5̣ |

那 次 厄 运， 它 摧 毁 了 可 爱 的 家 园。 曾 经 是 那 样 无
那 次 震 灾， 惊 恐 填 满 人 们 的 双 眼。 曾 经 是 那 样 孤

6̣ - 6̣. 6̣ | 2̣. 2̣3̣4̣4̣ 3̣1̣ | 2̣ - 2̣. 5̣ | 1̣. 1̣2̣3̣7̣ 6̣5̣ | 6̣ - 6̣. 6̣ |

助， 曾 经 是 那 样 心 颤。 是 你 伸 出 援 助 之 手， 让
单， 曾 经 是 那 样 熬 煎。 是 你 撑 起 擎 天 巨 手， 让

4̣. 4̣4̣4̣ 3̣2̣ | 1̣ - - 0̣5̣ ||: 1̣ - - 0̣5̣ | 2̣3̣. 3̣2̣1̣2̣.6̣ | 1̣ - - 0̣5̣ |

我 能 感 受 温 暖。 (曾)
我 能 走 出 苦 难。 啊， 阴 霾 已 过 去， 痛

4̣. 4̣3̣.1̣ 1̣2̣ | 2̣ - - 0̣1̣2̣3̣ | 5̣5̣ 3̣5̣6̣. 3̣2̣ | 1̣. 2̣3̣4̣. 5̣6̣ | 5̣ - 5̣5̣ 3̣2̣1̣ |

楚 已 化 作 云 烟， 一 支 心 曲 唱 感 恩， 感 恩 铭 记 我 心

1̣ - - - | 1̣ - - 0̣ ||

间。